

近思錄集說卷二

論學凡一百一十一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  
 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凡矣 施氏平巖葉氏曰此卷  
 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  
 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愚以朱子編輯之意首論道體使人  
 粗知梗槩有所向往然後教人下手用力之所在蓋教不躐  
 等而學必要自卑升高自近及遠有科級有次第不能欲速  
 助長也學者先看此卷定其趨向有必為聖賢之志然後可  
 循序漸進着實用力焉嗚呼自孟子沒後聖賢之學失傳久

矣士人各以其資性之所近為學或以詞章為可誇美或以  
功利為有勢或或以虛無寂滅為足快樂總不知聖賢之學  
人人分內當為之事也迨濂溪周子出而希賢希聖之學始  
明又得二程子張子以及朱子相繼發明而為學之方大備  
然其要以立志為先苟立志必為聖賢則不為異端惑不為  
文采炫不為功利奪庶幾可以言學矣至於薛文清胡敬齋  
羅整菴高忠憲四先生論學之言更覺明白親切故擇其精  
要者附於後焉 張氏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  
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凡 茅氏  
首篇言本然之理自此至十二卷皆言當然工夫而此篇及  
第八卷則所謂統論綱領指趣也此則明明德之事于學者

尤為切要蓋必于此知所趨嚮而後可語以學問之全功焉  
凡一百一十條 江氏朱子曰此卷為學大要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葉氏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 張氏此周子欲學者立志以

幾於有成也希期望也道無窮極學貴上達聖人生安之質地

位儘高猶不自滿足孜孜矻矻思為法天之學是有心無為之

聖猶望無心成化之天以為期若斯也自聖而降則有賢是才

德過人者也然亦不敢自怠其功力必朝夕勤苦以聖人為歸

是學知利行之賢亦望生知安行之聖以自勵若斯也况號為

士乃人中之秀方入學問之途可不厚自期待求致其知勉其

行以庶幾賢人之詣乎蓋能刻勵向前則可漸進不已由賢以

希聖希天而無難若不能立志頹廢其功不惟不可以進於聖賢并不可以言士矣學者可不勉乎 茅氏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愚按揚子法言晞顏之晞從耳目之目不從日 問聖希天者聖人自是與天相似朱子曰人如何得似天亦法天而已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 江氏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樵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葉氏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張氏承上文賢希聖而言商之時有伊尹聖門之中有顏淵皆大賢也伊尹耕於莘野樂堯舜之道其應成湯三聘而出也惟欲堯舜其君民

使其君不為堯舜之君則伊尹必恥之天下之夫夫所則伊尹以為辱觀書言而知其心惓惓以堯舜為期是伊尹之希聖也顏淵居於陋巷樂仲尼之道其承夫子克復之教遂能純養其心性至於不遷不貳慙忿深而改過勇何私欲之淨耶三月不違歷時久而心理純何天德之剛耶讀論語而見其孜孜好學以夫子為歸是顏淵之希聖也 茅氏朱子曰事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江氏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葉氏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張氏又即上文所謂希賢者以策士也士固當希賢而欲希賢必先端所志而審所學蓋志必

取乎高而千古事業之高孰有如堯舜子學必求其正而古今  
學術之正孰有如孔子子伊尹之志志堯舜也堯舜未可幾而  
伊尹之志獨不可志乎顏子之學學孔子也孔子不易追顏子  
之學獨不可學乎故伊尹之志不必其治亦進亂亦進也授受  
取予之嚴即是天下不與之家法乃伊尹所志而士之當志者  
也顏子之學不必其聞一知十不違足發也語不惰而進未止  
即是不厭不倦之真傳乃顏子所學而士之當學者也士能以  
此為志以此為學所造又何可量耶 茅氏子一作淵朱子曰  
此言士希賢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  
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務  
智能暮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

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江氏朱子曰此言士希賢  
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葉氏通書下同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

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

以廣聞見工文辭務智能暮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施氏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

其有為善之實也 此章專為士希賢而言也人為萬物之靈

而士又人之秀故必有希賢之志而後可稱為士也伊尹所志

何志也志堯舜也顏子所學何學也學孔子也伊尹之志堯舜  
顏子之學孔子是賢希聖至堯舜孔子地位猶兢兢業業好古  
敏求是聖希天然則為士而不知希賢可乎胡子曰周子患人  
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  
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  
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熊  
敬修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  
四勿始此言尤得其要希賢之士宜即此實下手也張氏過  
不及指用力而言蓋同此所志所學而用力有淺深則所至之  
遠近隨之用力精勤有進而上之之量則便越於賢而造聖人  
地位或用力稍遜僅得追而隨之則但得與之齊量而為賢人

之詣即用力不足矇乎在後而有為善之實亦自有表見而不  
失於令名此皆工夫之旋至而有效者士亦何憚而不奮然於  
所志殷然於所學乎噫周子論志學而遞降以求之如此其所  
望於士者切矣世之為士者若能知此志此學乃本天之道而  
為聖賢相傳之業自將反其所以希榮射利好異矜才者而一  
歸於正大則志學交進不患無成出則為王佐處則為純儒唐  
虞之風尚可復覩而洙泗之澤庶幾再振也夫茅氏通書下  
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問過則聖若過于顏子則工夫更絕  
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朱子曰只細更從容而已過  
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有擔當底意思在江氏通書下同朱

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  
有為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  
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  
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  
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  
已者陋矣  
葉氏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施  
氏此章欲人知德行之為本而文藝之為末學者當專心用力  
於德行而不可溺於文辭之陋也 張氏此周子欲人為有用  
之實學勿為無益之虛詞也學以聖人之道為大平日講習討

論入乎耳必有欣然於所聞者求之至精辨之至當便可存之  
於心而涵泳思繹令其純熟而浹洽由是蘊蓄既深油然而得  
美在其中遂有根心生色之妙而凡日用動靜無非以心得者  
見之躬行而德行俱極其純粹矣至於德行既克作而見之施  
行自能以其日新者著為富有而莫大之事業皆從此出焉如  
是乃為有體有用之學也雖有德必有言有時英華之發亦垂  
載道之文然德行為本文藝為末已非聖人之所重矣况乎無  
實之辭既無當於身心性命之旨復無益於家國天下之務君  
子何取焉彼工於華麗徒以悅人耳目而已者其識趣之卑陋  
甚矣學者尚其務修德而求之聖人之道乎 茅氏德行  
行去聲 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于文辭之陋也

陳氏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以此積于中為德行道之體也發于外為事業道之用也朱子曰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間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作止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或者乃徒求工于文辭間則所謂文者末矣江氏朱子曰欲人知道義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葉氏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茅氏好並去聲下同朱子曰先生游太學胡翼之方主教導常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齊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眾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葉氏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張氏此篇見程子所學之正而其得力於濂溪者深故其文無一字不從太極圖說流出也當今世儒劈頭一箇學字便不識向下東走西作都無是處不知學乃本天道理聖人學天故人欲求天理之學舍聖人其誰與歸今人若聽見學聖人便相與噪而怪之不想儒者不學聖



人將學箇甚勿論發策決科希榮逐利怪誕異端之學弊謬種  
種即從事詩書六藝而不切實為已倣效聖人之為繼朝夕記  
誦作一場話說無益也程子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先生據問以答之而設為辨難之詞謂聖門弟  
子三千獨顏子稱好學竊意詩書六藝三千子所時習者未必  
顏子獨也顏子默然無以異於眾人而夫子獨稱之則其所好  
者果何學也曰學者非他凡以求至於聖人之道也或以聖  
人之道亦高矣豈後之人所可學而至歟曰然人特患不學耳  
不學則不可至學則無不可至也此開篇第一義正程子喫緊  
之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葉氏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  
者是以能通於道而為聖為賢 施氏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  
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於道而為聖為  
賢 張氏承上文更設問所學之道而應之也蓋學原所以學  
其為人未知學當先知人所從來人本之天地者也天地儲藏  
陰陽之精會合冲和以成變化遂有水火木金土而五行雜揉  
生生之用以著於是所生之中得五行之最秀者為人人乃天  
地之精英所萃也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思其理氣之固有以  
盡其日用之當然使徒醉生夢死於天地間其所以為人者安  
在乎此學之所以貴切已也 江氏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  
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不言陰

陽也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  
 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葉氏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  
 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  
 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  
 也 施氏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  
 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  
 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  
 之前也 張氏此繼善成性之事人生之初其本粹然無妄而  
 真淡然未紛而靜其未發也冲漠無朕而中涵變化生成自然

之氣以妙變化生成實然之理而五性已備其無少欠缺焉五  
 性之目曰仁義禮智信是即所謂性善也學之所以貴有盡心  
 知性之事也 茅氏此言人性之本善也朱子曰儲謂儲蓄蓋  
 氣散則不能生惟能儲便生但言五行而不及陰陽者蓋陰陽  
 即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本是本體真是不入  
 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胡氏曰  
 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精字即二五  
 之精真而靜真字即無極之真但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  
 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來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五性  
 具焉即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其中動而七情出即所謂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 江氏朱子曰其本也真而靜

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人偽靜便是未感  
真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于物未發即靜之謂五性即  
真之謂仁義禮智信者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 五性便是真  
未發便是靜只是疊說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樂愛惡欲

葉氏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  
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  
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  
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已也 施氏此  
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

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  
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  
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已也 張氏又言由性  
而情之事人生而靜有靜則不能無動而動未有不因乎形者  
也蓋氣雖載理以成形然形既生矣便有五官四體之器有時  
在外之物感觸其形器而相交相引遂不能無動於中其中一  
動心志亦因之有所繫而二五之性流為七情遂紛然有雜出  
之勢矣七情惟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所謂發而必有其節者  
學所以有因性治情之功也 茅氏樂音洛惡去聲動其之其  
文集作於 七情見禮記運篇禮運樂作懼此言情之動而有  
不善也朱子曰性豈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妄有作為以害之耳

朱子曰詳味天地儲精以下數語與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數語相似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葉氏性動則為情然情炎於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施氏性動則為情然情炎於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張氏

情出於性者也而亦足以亂性蓋七情之出本有相牽日甚之勢若火之然既炎而不可撲滅則將放蕩而難救至於放蕩難救滿腔子都是情欲用事此心不能自主而其性之本根即為鑿害而不固矣是故明覺之人知有此病當情之初動必為束之使合於無過不及之中而中其節然後有以正其心而使之無偏養其性而使之不害彼昏愚之人則不知其弊無以制遏其流反縱而恣之使其情之所之流蕩忘返不至於邪侈放辟不止蓋至是則所以枯害其性者已深勢將舉其所謂仁義禮智信而盡亡之矣學所以貴有存心養性之事也自此以上論其所以當學之故茅氏此言智愚不同而善不善之所以分以見學之不可以已也約檢束也枯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

朱子曰約其情數語尚是大綱說下明諸心等語便是詳此意  
 饒雙峯曰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物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  
 的準則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  
 也  
 葉氏養一作往 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  
 進 施氏往一作養 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  
 求至踐履之事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  
 並進 張氏言學之道固當實求諸天人性情之間然未有不  
 真知之而能好之者也故必此理先明白了然於心知其所從

外

入之途與其所歸宿之地下學上達自有先後而不可紊然後  
 循序漸進力而行之以求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域若子  
 思子所謂自明而誠由教而入是也此學所以必先致知而好  
 之情從此生矣 茅氏往一作養朱子曰從往為是 此承上  
 約情正心養性而予以下手工夫也自明誠說見中庸朱子曰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又曰緊要處只  
 在光明諸心上蓋先明之心方見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不然  
 則亦無以力得以求至矣 江氏問性上如何說鑿朱子曰性  
 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 朱子曰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

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  
 行求至踐履之事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葉氏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  
 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也 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  
 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  
 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  
 果者仁之勇也守之果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

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  
 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施氏信  
 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仁義忠信不離乎  
 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  
 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張氏錄上文明誠而言既由知而好而好必至於樂而後為好  
 之深也蓋思誠之道在乎實見斯道不遠於人而學必可以進  
 乎道方謂信之篤信之篤則所以行乎道者必果決而不惑行  
 之果則所以持守乎道者自堅固而不搖由是而仁義忠信之  
 道念念不忘不使一刻或離於其心好之切於內者然也心乎  
 好之至於急遽苟且之時必於是傾覆流離之際亦必於是而

好無間於常變矣極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無不於是而終  
身之好又可知矣好之既久而弗失則處之愈安而常貞即一  
舉動容貌之間周旋進退之節無不適中乎禮如是則行純者  
志愈密外熟者中愈堅邪僻之心無自而生幾幾乎有從容自  
得之樂矣此一節深明好學者之情也 茅氏中去聲下同  
此節正所謂力行以求至也信道篤三句力行中次序也而其  
得力處則全在信道之篤故不為他歧所惑而能行果而守固  
也仁義忠信四句正極言其行之果守之固處三是字指仁義  
忠信而言居之安以下則自然而然而非復用力固守之為勞  
矣明諸心知所往智也信之篤仁也行之果守之固勇也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葉氏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  
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張氏即  
顏子所事克復之目以明顏子之所學也顏子深潛純粹而博  
約功多竭才已久一聞四者之教遂坦然信之而無疑蓋視聽  
言動止絕其非禮之緣而天理便可渾然無間顏子終身為學  
親切工夫莫過於此四勿字乃是好學之基四面掣斷而中心  
自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  
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  
也

葉氏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背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背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張氏顏子之學在於事者易見而顏子之好在於心者難明則惟於仲尼之所稱者求之而已如中庸引子之稱其為人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其好之精神已見於能擇能守矣而其稱之以告哀公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即繫易而稱其庶幾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

其好有深於中者安能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勇若此也此其所好之篤所學之道有歷歷不誣者又何怪乎聖人之稱之不置而聖人之道之不從此而幾也乎茅氏此一節正言顏子之好學以求至聖人之道者也非禮勿視四句正顏子好學之實所謂信道篤也得一善以下則皆好學之驗所謂行果而守固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葉氏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



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張氏此又言聖人顏子之所以分見顏子所學乃聖人之道  
而聖必可學而至也夫顏子得聖人為依歸固學之而日期其  
至者也然聖人則生而知之不待思而自得安而行之不待勉  
而自中顏子則由於學必待思而後能得其理必待勉而後能  
中於道其與聖人勞逸之相去止在一息之間所未能一蹴而  
至者特得其道而守之勿失非與道為一渾然而化之忘其思  
勉之迹者也惜乎其得於氣數者薄無以究其所學耳以其好  
學之心若幸而加以年歲之長則極其思勉不日亦將進於能  
化而聖可幾矣又誰謂學聖如顏子而不可至於聖耶 茅氏  
此言顏子之于聖人所以未達一間者也饒雙峯曰不遷不貳

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  
于守矣 江氏朱子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  
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所謂守之非化之也  
問守之非化之曰聖人則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  
之間 大而化之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  
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未  
化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  
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  
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葉氏文集 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為

學去道愈遠矣 施氏此篇乃伊川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  
 濂溪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伊川洞徹此理故知濂溪要人  
 學顏子之學全在性情上學不在性情上學聖人不謂之學也  
 身通詩書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惟顏子  
 從事博文約禮之訓專用心於克己復禮至於其心三月不違  
 仁故孔子獨稱顏子好學也自生民以來惟有孔子好學孔子  
 獨稱顏子以其與己同也後世聖學失傳不知於性情上用功  
 所以去道愈遠而為學之道遂失徒知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  
 為工而自已之性情甘於荒廢縱欲滅理安得謂之學乎讀伊

川此論亦可以憬然悟矣 張氏末言後人所學之非故去聖

日遠非聖不可學也蓋聖如孔子嘗自言好學而顏子亦以好

學見稱此正顏子之善學聖人者也後人不達其故以為聖乃

絕人之詣本是生而能知原非學力可至遂相與震其名而忘

其實絕口不敢言學聖人則當其為學之始而其道固已失矣

舍自己身心不知其可以為聖偏求之外物執其不可為聖者

而好之日從事於詩書廣博見聞勉強記誦徒以供其弄筆墨

之資於是巧飾其文富麗其詞以悅人耳目為工雖使光榮華

采眾人群服其言而大本已非求所學之至於道者鮮矣然則

今之儒者亦非無所學而與顏子所好之學自不同耳夫學非

所學即有所好一齊差却徒令聖人之道架漏千載且謂天地

精英歷久不一發其奇何多誣也抑又思之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者今觀所論宗旨次第與太極通書處處吻合其學周子與顏子學孔子若出一轍濂溪有云學者當尋孔顏樂處又曰士當學顏子之所學方今學人豈無作聖之資乎願與尋周程之所好而欲學聖人之道者請自學程子始 茅氏強區兩反鮮上聲好一作學 文集下同 此言後人之所以不能至于聖者此也博聞強記訓詁之學也巧文麗詞辭章之學也朱子曰學者惟不知聖之可學而至誤用工夫故無以至于道所以為學必以明諸心為先而是篇之至緊要處全在于此此不可以不知也 江氏文集下同 或謂人不知性故怠於希聖之學而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朱子曰不是他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是

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 好學論是程子十八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 此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葉氏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

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施氏葉氏曰此段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一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張氏此見程子知性之學即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理也通篇就累於外物上折辨而此先與論定性之義蓋橫渠亦知吾所得於天之理本自寧一無累而此

中究不能不動心一動而外物即有紛擾之病矣故問如何而使之無累亦是其刻苦意多於性之自然上少理會也 不知性即理也天下無不定之理則無不定之性纔說求定便已不是性程子所以先與之論性之定也所謂定者非能使之不動亦非必離動而後定順理而動動亦定也即靜時不過是此理故靜亦定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何所送於事之往吾心非無物之性何所迎於事之來吾性即是外物之理何所分為在內之性凡物即是性內之理何所分為在外之物如是方可語定矣 茅氏此先明定字之意性以氣質言猶俗言性氣也朱子曰是心字意將送也真氏曰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毋將迎理自內出而周于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

故曰無內外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朱子曰是正心誠  
意後事 時先生為鄴縣主簿子厚以書問定性之道而程子  
為破其疑如此  
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  
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  
葉氏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  
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  
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  
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  
也 張氏姑以已性與外物交接時言之苟以在外之物止屬

為外應之者必牽已性以從乎物是以已性為有內外必在內  
方謂之性外此即非性而天下無是性也且以應物之性即將  
隨物而之於外則當其在外應物時性必不在內矣然何嘗無  
在內之性亦何嘗另有箇在內之性今必專就內以求定是有  
意於絕外誘之物而不知性與物理通一無二原無內外也今  
既以內為性外為物不相管攝是性在內為一本物在外為一  
本則感應之際便有之彼之此之紛又焉可遽謂之定哉若性  
則未嘗不定者也 茅氏此一節正其分為內外而以為累而  
欲去之之非 江氏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  
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  
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

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  
當應也 問聖人定處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  
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于旻  
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  
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  
又是死了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  
定於中靜時固定動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  
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  
事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 勉齋黃氏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  
段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  
識心矣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葉氏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  
未常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  
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  
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施氏常常理也天地之  
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  
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  
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  
書之綱領也 張氏夫未知己性獨不觀之天地乎雖不可以心  
地天地之常理即性理也天地何嘗不妙萬物乎雖不可以心

言而所以為主宰為運用即其心也然不過以其心順動而此  
理此氣已普徧乎萬物而化工寂然一如其無心焉是天地之  
定也又不見夫聖人乎聖人渾然天地之性其常性即我之性  
也聖人固亦應萬事矣雖不可以常情論而所以為感通為乎  
洽亦其情也然不過以其情因應而隨機隨宜已周決乎萬事  
而措施恬若亦如其無情焉此聖人之定也故君子之學學聖  
人以順天地者也莫若涵養其心使擴然無一私之存而大公  
以待天下之來正不必求其不動即物之來也亦隨其自然因  
其當然而順以應之又何必以之為累而慮其不定哉此固性  
之自定而定性之功亦莫切於此也 茅氏此一節正言性之  
所以定處擴然大公二句乃一書之綱領也 朱子曰大公以

統體言順應則就其中細言之大公忠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也順應恕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擴然大公是寂  
然不動物來順應是感而遂通又曰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  
廓然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順應之謂問學者未能至  
此則如何曰只是除私意事至則循理以應之而已 江氏問  
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  
物人得之遂為入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  
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知得他無心處 擴然而大  
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所謂普萬物順萬  
事者即擴然而大公之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  
謂 問大公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

恁地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曰學者大公當如何曰也是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勉齋黃氏曰此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擴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葉氏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

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  
施氏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外物之誘不可得而除滅也  
張氏又引易以見外誘之難除也易咸卦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若繫於私感憧憧然往來不絕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思可見人心之感應原有牽引無窮之勢苟規規焉惟外物之誘是除恐除則除矣而一物方去一物復來此念纔消轉念又然將見滅得東邊火西邊又發烟矣不但日時不足那得許多除滅工夫且其端緒紛紜無窮亦未易以盡去其根而除絕也  
茅氏此節引易以見外物不可去之意上文擴然大公便是貞也物來順應則吉而悔



亡矣若規規于外誘之除所謂憧憧往來也滅于東而生于西  
則朋從爾思矣江氏朱子曰往來不合者憧憧了便是私意  
擴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勉齋黃  
氏曰此第三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  
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  
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葉氏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  
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  
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

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之心也而求  
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  
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  
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  
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  
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  
自私類於釋氏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  
外物而已施氏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  
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  
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  
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

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  
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  
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  
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指佛氏之自私葉氏曰  
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  
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氏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  
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張氏此又言人情之常蔽以明其  
不能大公而順應也人情見理不明故各有所蔽而難與入道  
大率所患在於自挾一己之私而欲用其察察之小智自私則  
出而應物凡有所為皆欲以己御物而不肯應乎事物當然之  
迹安得有順應之妙用智則當其存主於中自負明覺皆是機

心用事而不能任其本體自然之哲安得有大公之休今也以  
外物為累而惡之是謂物與性不相關也私甚矣是謂性中本  
無物欲於無物之性求見其所以定也不幾於用智乎此猶反  
其鑑之明而於背之昏者索其照焉不可得也不惟不足以絕  
外物之來并與其性之定者而蔽之矣如之何其可也茅氏  
惡何故反下並同鑑鏡別名此言性之所以不能定者其病  
根固自有在而不得絕外物以求定也朱子曰自私則不能廓  
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  
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迹此程子因橫渠  
病處而藥之也或問程子所謂自私者恐即是佛氏之自私  
朱子曰常人之自私與佛氏之自私一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

指佛之自私也楊氏曰非知至意誠則用智而自私王伯厚曰  
反鏡索照見夏侯湛抵疑江氏問自私則不能擴然大公所  
以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順應所以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朱子曰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問程子謂釋氏自私先生嘗以此自私說得較粗是常人之  
自私然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為自然亦自說得然恐只是釋氏之自私曰此說得較闊  
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問反鑑索照亦是  
說絕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  
嗜慾也是如異端絕滅外物也是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上  
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勉齋黃氏曰此第四段只是與

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  
為為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  
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  
葉氏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  
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施氏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  
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張氏引  
艮卦象辭及孟子之言以証自私用智之不可也易艮象曰良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人心止於所當止內不見  
有己象良其背不獲其身外不見有人象行其庭不見其人明  
此心之不可自私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言世之以

其私智言性所可惡者以其穿鑿之見不出於自然亦足見小  
 智之不可自用矣 茅氏為去聲 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葉氏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  
 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  
 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  
 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  
 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 朱子  
 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施氏自私

用智之患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  
 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  
 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  
 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  
 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  
 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張氏夫自私用智則是以物  
 之在外者為非而以性之在內者為是矣豈知性固無內外乎  
 與其以外為非而以內為是則不若不存內外之見一以理通  
 之而是非俱可兩忘也兩忘則在內祇是萬物之理在外俱為  
 性理之推而內外澄徹貫通可無多事矣無事則無彼此膠葛  
 紛擾而泰然自定矣定則以理為主內外昭灼無蔽而明矣明

則因物付物隨在皆宜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如是則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一以貫之定性固未嘗不可動而遇物之時亦未嘗  
不如其靜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  
外也學者不可不知 茅氏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于分內外  
為二故復于此詳辨之葉氏曰內外兩忘則非自私也能定而  
明則非用智也 朱子曰明道謂內外兩忘說得最好便是易  
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  
當止也吳氏曰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  
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 江氏朱子曰  
良其背云云易中只是說良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  
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定性書舉

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 問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  
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為是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  
順應 勉齋黃氏曰此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良不獲其身  
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為自然故不若  
內外之兩忘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  
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  
之正為何如哉  
葉氏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  
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

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施氏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張氏此就聖人喜怒以明定性之不為物累也喜怒之情也情本於性最足以驗性聖人何嘗無喜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何嘗自私其喜聖人何嘗無怒然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何嘗自私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適以喜怒見性之定也而喜怒原係於物亦不得以喜怒於物為物之累也是聖人固未嘗自用其喜怒之智以應而又豈必性之不動而不應於物哉夫物之當喜當怒聖人且不以喜怒為非又烏得以從外之物為非而更求在內之性乃為是也如必謂性以靜而定

動則多為物累今試以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其累於物者多矣視聖人之大公順應得其喜怒之正者相去為何如哉則定者自定不定者自不定而性之不必離物以為定也明矣 茅氏何如一作如何 此承上應物而言以見非外之不可也以物之當喜當怒則是聖人之心初未嘗有喜怒也所謂廓然大公也非自私者可比矣又以物之當喜當怒則其可喜可怒者自在物也所謂物來順應也非用智者可比矣 江氏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蟬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禮之怒不可無

勉齋黃氏曰此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葉氏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施氏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此篇乃明道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所以反覆辨明性無內外動靜之分而以大公順應為定性之主宰也濂溪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定之以中正仁義性之所以定也主於無欲而靜則是大公順應之全體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吳敬菴曰性即理也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而統具於吾虛靈知覺之心故靜則此理渾然於方寸之中本體

常存動則此理粲然於接物之際泛應曲當原未嘗不定也但常人汨於私欲逐物而馳則失其寂然之本體張子有厭動求靜是內非外之意又失其感通之妙用故程子告以性本內外無間言事物之理即已之性也定則動靜如一猶止之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若夫隨物而往為將先物而動為迎固累於外物而性不定矣然遂欲絕外物而求定是以內外為二本靜時雖定而動時則亂性豈終能定哉盍觀於天地聖人乎天地以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情順萬事而無情其普萬物順萬事者至公也其無心無情者至順也故君子欲希聖希天者莫若去其私意廓然寬廣而大公事物之來隨其道理而順應不絕物

而亦不累於物則內外動靜皆一理之本然而性定矣大公者  
統言之也順應者析言之也大公即仁也忠也寂也體也順應  
即義也恕也感也用也此二句乃一篇之樞要即易所謂貞也  
若急於以除外誘為事則其端無窮滅於東而生於西與憧憧  
往來者何異乎又曰學者須知得道理分明凡事不着一毫私  
意只是順理而行故不逐乎事物亦不惡乎事物不流不拒而  
性所以定也若逐事物則眾人之徇欲也惡事物則異端之虛  
寂也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無內外動靜之殊乃為大中至  
正之道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如此而已矣學者可不勉哉  
張氏末就怒之一節使平心觀理自見內外之可兩忘也蓋人  
之情易發動而難制滅者惟怒為甚自非定性必不能無累於

物然第於怒時平其心和其氣忘其所怒使之廓然大公因而  
返觀乎理之是非以求物來順應之則則當怒者怒之不當怒  
者自不怒物定而性亦定亦可見外物之誘不能累性而惡而  
絕之多見其膠於內外之見也如是則定性之全體於此可驗  
其於適道亦思過半矣夫自性術之不明也庸愚逐外忘內日  
為物累而不返而異端者流每托於清淨以自私自謂內能見  
性而不知其遺外者適以滅性達如橫渠尚有却物求定之意  
賢智之過將不免矣豈知性為吾心之理推之酬酢萬變無非  
此理之用人但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內外合一動靜皆宜  
吾自若其性物各止其所天地之無心成化聖人之有心無為  
皆是如此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極天下之至廣賾而不可



厭善乎濂溪之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曰  
無欲則靜虛動直蓋亦逆知天下必有厭動求靜之弊故於動  
靜之交屢切言之程子此書之旨實本濂溪其言定性也反覆  
詳明但見滿腔渾然遇物灑落正足以藥張子力索之病而其  
有功於後學亦豈淺鮮哉 茅氏易音異 此又但就怒言之  
而予以制之之方也人能如是則隨情之所發皆有以省察而  
檢制之然後心公理順而性可定也問聖人怒時能無怒容否  
朱子曰安有無怒容者天之怒雷霆亦震舜之誅四凶亦須怒  
但當怒而怒便是中節事過即消更不積許魯齋曰須于盛怒  
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應幾無失陸氏曰薛文清  
公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朱子曰擴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  
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常人所以不定  
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  
所蔽而憧憧耳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  
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要之聖人之喜怒大  
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  
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張子之  
于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  
功少故不能無疑于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江氏朱子  
曰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  
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自反而仁其橫逆由是也則

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  
直而又怒則愈甚 此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  
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  
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彭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  
勉齋黃氏曰此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  
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此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  
公文公舊說則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為大公也總  
論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惟定則動靜  
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不以其定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  
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

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為是急於外誘之除而  
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  
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  
以去其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  
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  
矣行所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  
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  
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  
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  
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

深哉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  
問定性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說地位高者之事  
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  
有當應者也只得順應便看理如何此篇大綱只在擴然而大  
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  
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  
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  
人惡則全絕之遂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  
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  
合一動靜皆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

動時恐被物引去矣 定性書一篇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  
云擴然大公兩句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今人私欲  
萬端如何得大公所見與理皆背馳如何得順應曰這便是先  
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這須是見得須  
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  
定也 自私自用智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明道文字多只成片說  
去細看中間自有脈絡貫串將去大公順應自後許多話都是  
此二句意引易是說大公引孟子是說順應忘怒是應大公觀  
理是應順應 明道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逼逐他相  
似皆寫不辨直卿云此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此書難理  
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罷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

甚圓轉初讀未曉得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郭時作年甚少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葉氏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為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 張氏朱長文以書通伊川欲立言以自表見而伊川戒之欲其務為實學勿徒事無益之虛詞以蹈好名之失也言君子為學將以明理

致用言本非所貴自古聖賢亦有垂世之言然皆其有感於世道人心不得已而然蓋其心以為有是言以闡發是理則是理之精微曲折乃可顯明於天下使天下得有所考究以盡其用無是言則身心固有而不識日用當行而不知天下之理必有闕失而不能盡其用焉譬之器皿如農夫之耒耜食用之陶冶其器皆不可少有一件不制則生人飲食服御之道必有欠缺而不足矣如是則聖人之言雖欲已而不著其可得乎然雖不得已猶必寧實無華其言已包涵盡天下道理而其卷帙亦甚約如聖經賢傳是也然則聖賢亦豈苟於立言乎哉 茅氏長張文反 朱長文字伯源蘇州吳人年未冠舉嘉祐四年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至書閱古吳人化其賢元

祐中起教授于鄉名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事元符初卒柄  
曲木曰耒耒端刃曰耜耜本金易斲木為耜謂斲木為受耜之  
處也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  
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立讀庇為刺刺音七賜反刺謂耒  
下前曲接耜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庇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杵  
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其庇亦廣五寸古者耜一金二耜為耦二  
人各執一耜為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漢耜岐頭兩金象古  
之耦耕用牛引也朱子曰耜即金之鏵鏵鏵胡瓜反鏵七消反  
耒乃鏵柄疊山謝氏曰耒耜今謂之犁曲木在上俗名犁衝即  
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犁壁即耜也考工記攻  
金之工六築治鳧稟阪桃而治氏為殺矢搏埴之工二陶旋而

陶人為甌今槩以為金工甄工之通稱此見聖人有不得已  
于言之理非其好為文章以表見于後世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  
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  
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葉氏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  
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張氏此言後人之言無  
益於世而反害于道也後之人不知求道當其始執卷讀書便  
以作文章為頭一著事生平刻苦用功風雨不廢寒暑不輟所  
為文連篇累牘動輒多於聖人然取其書觀之不切於人心不  
關於世道有之無所補益於人無之靡所闕失於用徒煩人耳

目愈多愈可厭乃無用閒話若贅疣之物耳且不止贅而無用  
其繁而愈泛離心性之真支而愈岐失事理之正反為道害有  
必然者學者焉可不戒乎 茅氏贅音喘 無益之言為贅如  
人身贅疣也此以見後人之于言皆可已而不已非惟不足明  
理而且將有害于道也  
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  
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葉氏君子學以為已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施氏君子學  
以為已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此章謂聖賢立言發明義  
理以覺斯民如民生日用之具不可少者也然其言簡要理無

不包為有用之言足以供人之探討也若言不足以明理不切  
於身心性命不關於世道民彝則為無用之贅言不止無用而  
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僻反害於道雖文章多於聖人何  
益乎故君子不為也 張氏長文來書又云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噫不忘乎善原學者為已事乃欲作文見意使後人知  
而稱之乎此乃衰世好名之私心其失亦甚矣或者曰夫子嘗  
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原非聖人所禁然夫子所云者  
乃疾此身既沒無實有諸已之善可以為後世稱道耳非空疾  
其無名也如以為名者可以鼓舞人為善之心好名何必不足  
為君子顧此第為中人說法耳君子欲學聖賢心之所存自有  
務實工夫若虛聲所著非所當汲汲者矣蓋實行若立則有德

必有言言為世則名亦隨之徒欲以言留名於後竊恐浮詞害道愈貽後人擬議之端又何名之與有程子之於長文抑何愛之深而詞之切也 茅氏此因朱長文書中有不忘乎名之意故特辨之 或云此文乃明道所作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葉氏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 苑氏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

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 張氏此程子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辭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乃言實心是為學之基人能盡心而信實何行不可立故存於中者無念不實使此心克積極盛則無虛假無間斷而德性遂日進於高明此所以進德也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謂樸實者載道之器人能恬默敦篤何事不可受故見於事者修省言辭擇可言而言之使此志篤實輝光則無浮偽無游移而學業亦可居之以為安此所以居業也 內外交養君子進

修之功誠大矣 茅氏乾九三文言傳內積忠信是知之盡其實者擇言篤志是行之盡其實者不知則德固無由而進知之而不實有以行之則亦無以有之于已而守之而不失也朱子曰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擇言即修省言辭篤志即立誠誠即上文忠信但誠是自然實者忠信是做工夫實者德是得之于心業是見之于事德欲日進業欲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 朱子曰此即言其大綱下文則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又曰伊川解修辭言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所言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更精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葉氏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地也

張氏夫德業必由知入也其曰知至至之乃致知之事言欲有所至者必求知其所由至之途與其所以至之域然後循序竭力以至之知之者必在於未事之先則志有定而心亦豫故可與幾如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始條理喻其智者亦此之謂也 茅氏至謂進之極處也知之而必求所以至乎其極是至之也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



可與幾謂未至于其極先見夫事幾自能嚮往而精進也此	明進德之事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	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葉氏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	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	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	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施氏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	則力行以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	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	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此程子論學之始終教
-------------------------	-------	---------------------------	-------------------	-------------------------	--------------------------	--------------------------	-------------------------	--------------------------	--------------------------	-------------------------

人進德脩業也內積忠信則無一念之不實矣故德日新而又	新擇言篤志則無一言之不實矣故業可存而不失然其著實	下手處不外致致知力行兩端知至至之即格物窮理之事故	可與幾知終終之即誠意正心之事故可與存義使由是而學	焉則德無不崇而業日以廣矣此學之始終知行並進之功也	張氏德業又以行而成其曰知終終之乃力行之事言既知	其所終成之業則必不留餘力勇往進前而敬謹持循以終之	守之者在已事之後自能使工夫有着落道理有歸宿故可與	存義即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終條理喻其聖者亦此之謂也	此乃學中知行並進徹始徹終工夫故文言以此明君子進德	修業之道人能法乾九三以進修德不患不崇業不患不廣矣
--------------------------	--------------------------	--------------------------	--------------------------	--------------------------	-------------------------	--------------------------	--------------------------	--------------------------	--------------------------	--------------------------

茅氏終即居之歸宿處也知之而終保守不失是終之也義  
者事事物物之宜存者守而不失也此明居業之事易傳  
下同結上文江氏易傳下同朱子曰內積忠信積字說  
得好其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  
之意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  
篤志是實事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伊川擇言篤志說得  
來寬不如明道云修省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  
在著力守之知至是真實知得如惡惡真如好好色至之便  
真箇求到其地知終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  
守此是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可與存義便

是守得箇物事在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  
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  
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  
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說自得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  
形於外非在外也  
葉氏坤六二文言傳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  
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  
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張氏此程  
子發明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文言論六二之直而謂敬以直

內者何也人之內心不直以其中無主也敬則心一而有主故  
 君子之主敬所以直其內也文言論六二之方而謂義以方外  
 者何也人之外行不方者以行無所守也義則事宜之可守故  
 君子之守義所以方其外也有主而敬立矣敬立便能約之使  
 中持之以健而內志順理自直遂而無回曲之患有守則義立  
 矣義立而形於事物之間皆有整齊畫一之軌則外行有則自  
 端方而無防檢之踰然義雖形於外而所以形者皆定於心之  
 裁制究非在外也程子恐人因方外而有外義之見故特指而  
 言之 茅氏坤六二文言傳朱子曰敬以直內者持守之事義  
 以方外者講學之功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  
 截方正之意又曰須先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葉氏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 茅氏  
 朱子曰德是工夫已到實有德于己者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  
 二者闕其一則不可行便是孤易本論六二之德也人占得此  
 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無不利夫子遂以敬解直以義解方以  
 不孤解大字敬而無義則作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  
 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葉氏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  
 其所行也 施氏此程子教人敬義交養內外並飭之工夫也  
 敬以直內則所存者無非天理之本然義以方外則所發者無

養書集

四

如

非中正之實事內直外方則敬義立而德自然盛大故曰德不  
 孤也德至於盛大不孤則其所行無往而不順孰為疑乎上章  
 法乾以進德此章法坤以脩德皆為學着實用力處也 張氏  
 敬義特患不立耳敬義既立夾持而進其德日新而盛矣但見  
 篤實輝光不期大而自大矣至於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內外  
 交養左右逢源德便不派而自此發越推行無所用而不周通  
 無所施而不順利孰見其所行之窒礙而以為疑乎人能法坤  
 之六二以為學則體立而用行矣 茅氏朱子曰施之事君則  
 忠于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  
 之不利也 江氏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方是割  
 截方正之意是處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不可得而移

以

易之意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  
 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心  
 斷於內而外自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此坤六二之爻以敬解  
 直以義解方將不孤來解大字若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  
 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  
 孤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葉氏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  
 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 張氏此程子釋易无妄卦象辭  
 也无妄內震外乾震動也乾天也動以天則所發純是天心故  
 为无妄若動以人而有物欲則是妄矣存得无妄之心則順理

而動無所不通无妄之義豈不大哉占曰元亨洵不誣也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正以无妄為可貴耳茅氏以上无妄卦傳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江氏葉氏曰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為无妄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葉氏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程子教人至誠中正之學汪星溪曰有中正而不至於誠者不

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有至於誠而不中正者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者也夫學至於无妄則是動而純乎天理絕無人欲之私矣乃猶有不正者何哉蓋心雖非出於邪偽苟見理不透所為或乖於正理則亦妄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且事至於无妄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可見為學必要造於至誠无妄而又歸於大中至正乃無弊也

張氏无妄既曰大亨矣而必利於貞者何也无妄之心雖無人欲之私而不出於邪然苟無精義之學所行或不合於大中至正之理則亦妄也即此便是邪心也且心既已无妄則但當保其純一之意不得別有他岐而有所往往則離其真而為妄也故无妄象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戒之之辭可見學

沙

雖以存誠為大而居敬窮理亦工夫之最切要者也  
釋匪正有青之意不合正理謂匪正也正即象辭利貞之貞則  
妄也二句釋有青意蓋不正則為過青正則雖不幸而遇災青  
之來亦順受其正而不足以為患矣朱子曰此亦兼動靜而言  
之也如燕居獨處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  
動及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我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二者  
皆為不合正理蓋未必其盡出于有意之私也但為不見義理  
之當然遂陷于不正耳如賢者過之其心豈嘗有邪却不合正  
理佛氏亦然又曰如王安石便有邪心夾雜此釋不利有攸  
往之意往謂私意之營為也蓋既已无妄則但當循其實理之  
自然以聽禍福之自來不可有苟得倖免之心以往而求之也

青所景反 青過也災也以上无妄象辭傳 江氏朱子曰  
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  
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  
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  
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非  
邪妄而何又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人之  
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是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  
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惡言而  
不敢辭者正謂此耳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  
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葉氏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	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施氏此	伊川教人多讀經書以蓄成其德也蓋人之心虛靈洞徹萬理	咸備原無不足也然不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則義理無窮	事變萬端凡禮樂制度因革損益何由而合時措之宜乎故必	考聖賢之行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以求其心然後見識日長	而蓄德日大非徒誇多聞以為博也張氏此程子釋易大畜	卦象之辭也凡人蘊蓄之大者莫大於畜德然非由學問之道	則無以大其畜故君子體大畜之象以為學在多讀詩書聞前	古聖賢所垂之言與其所行之事此非徒資博覽也欲考其行	事之迹以觀其利用之道察其立言之旨以求其心理之同默
--------------------------	-------------------------	--------------------------	--------------------------	--------------------------	--------------------------	-------------------------	--------------------------	--------------------------	--------------------------	--------------------------

如

識紬繹使浹洽而得之於心自然克積極盛融徹貫通蓄成其	德如乾之剛健艮之篤實輝光日進於崇隆而不自知矣君子	之畜何大如之茅氏行去聲大畜象傳多聞前古聖賢之	言與行總言君子之學考跡二句所以就多聞句而申明之也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所謂人之蘊畜由學而大者也楊氏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	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鬪靡以資聞見而已亦烏用學為哉	江氏大畜象傳	成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	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葉氏成者感也故成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
--------------------------	--------------------------	------------------------	--------------------------	-------------------------	--------------------------	--------------------------	--------	---------------------------	---------------------	--------------------------

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  
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張氏咸之為卦兌上艮下為山上有澤  
其氣以虛而通君子體其象務使此心虛公無我以受人之感  
則亦無有不通之理矣伊川作易傳以解之曰凡入中有所主  
則實無所主則虛皆不足以言感通之妙惟聖人中無私主實  
而能虛一片天理公心而未嘗先立意見如是則人感我應我  
感人乎無感而不通若未能忘私其相感也或示寬深之量以  
容納之恐貌結而心不洽或擇其可合而承受之恐得其同而  
或遺其異皆非聖人大公無我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則無所  
不感無所不通如山上之有澤而已茅氏朱子曰人能克去  
已私則心無私主而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以量為隨我量之

大小以容之擇合謂擇其見之合于我者而受之皆謂不虛也  
江氏朱子曰心無私主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  
賞之惡則刑之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  
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問心無私主最難曰  
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  
契者則不應以量而容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  
葉氏曰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  
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  
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  
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葉氏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脛上為輔頰  
 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  
 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心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  
 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  
 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  
 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  
 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  
 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又取四為感之主謂  
 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  
 則一也張氏感以正而通九而居四不中不正不能無私係  
 者也故其辭曰得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但其朋類從

爾所思而已程傳解之曰人之有所感乃其由靜而動之機也  
 故咸諸爻皆以人一身之形取象四居股之上脛之下正當心  
 位辭不言咸其心蓋以感乃此心為之可不言心也感之道必  
 無所不通方見感之大有所私係則偏着雜亂害於感通之正  
 理所謂悔也故戒之以貞言聖人感天下之心至公至正如天  
 地寒暑之氣雨暘之澤無不有以通於物而物亦無不化其氣  
 而應者亦惟得其貞而已貞者虛中無我所謂普萬物而無心  
 者也茅氏乃有葉本呂本並作所謂今從易傳九三咸其  
 股九五咸其脛九四脛之下股之上故曰當心位不言咸其心  
 者心無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問本義云貞者正而固與此不同  
 何也朱子曰凡解經只須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細玩

養書樓

四

收

自有味解得此則虛中無我亦在其中林次崖曰貞者盡吾所  
 感之道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心無私係而無物不  
 感無感不應故吉而悔亡又曰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以憧憧  
 往來對看便見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  
 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  
 所不通乎  
 葉氏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湛然泰然何至憧憧也  
 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私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  
 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  
 耳  
 施氏此伊川教人感通之學必以虛中無我為得其貞也

夫感有二義有我受人之感有我之感人皆當以虛為主惟虛  
 中無我則能受人之感亦惟虛中無我方能感人而無所不通  
 成者感也無心之感入人最深亦感入最速故聖人感天下之  
 心如寒暑雨暘周遍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  
 悔亡也若有所私係如憧憧之往來則不能感通矣以量而容  
 擇合而受皆是有私主與有係之私心主於一隅一事者同  
 皆非感通之道故學者必要以虛中無我為主也張氏一隅  
 猶言一處也言感既必以正矣若物我之間往來憧憧然牽纏  
 不絕用其私心以感乎物則意思所及之物或有被其感而動  
 者意思所不及則不能感之使動也蓋以有所係着之私心在  
 我既偏倚恣濫而主於一隅之隘一事之小矣豈能廓然洞達

養書婁

兕

故

順而能乎虛而能受而無所不通乎合咸之象辭與九四之爻  
 辭而參觀之可見聖人之善感止是公正二字人能虛公正大  
 以存其心其於感通之道思過半矣 茅氏則思之私宋本作  
 心 朱子曰往來是感應常理憧憧只如一忙迫之心方往時  
 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猶言助長正心相似如正其誼便  
 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乍見孺子入井此心方怵  
 惕欲救又思內交要譽便是憧憧之病又曰廓然大公則無憧  
 憧之患矣物來順應則無朋從爾思之失矣林次崖曰憧憧往  
 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私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  
 云朋黨也 朱子曰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  
 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自不可

不思又曰伊川說感應處未盡往來自當還他有自然之理看  
 夫子說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意自分明 江氏問易傳云貞者  
 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  
 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  
 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 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  
 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月寒暑往來安得為  
 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是自然之  
 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  
 不能順自然之理 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自然之理惟  
 正靜為主至於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  
 者不朋從矣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	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	葉氏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艱阻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	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阻而廢	君子反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施氏此伊川教	人反身脩德之學凡人遇艱阻必怨天尤人而不知反已惟君	子之遇艱阻則必自省其身而無一毫怨尤之心也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則雖遇險難之時亦莫非進德之地矣	張氏此程	子解易蹇卦象辭也蹇象內艮外坎山上有水則見險當止而	不進君子體蹇之象以為遇險而止者豈徒止而已哉君子遇	險阻之來必反而自省其身凡存心行事或有所失而致此遇
---------------------------	--------------	--------------------------	--------------------------	-------------------	--------	--------------------------	--------------------------	---------------------	------	--------------------------	--------------------------	--------------------------

乎如果有失是在我有所未善於逆境乎何尤則當速改其失	焉如果無所失是在我無歉於心又何因厄之不可安則當加	勉而使之無失此乃自修其身心之德者也如是則安蹇之善	術亦無非濟蹇之要道也	茅氏蹇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有	失而致之乎乃自省之辭所謂反身有所未善二句正是君子	修德處	此教人以處艱阻之道	江氏蹇象傳	葉氏曰此	教人以處險阻之道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葉氏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	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	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施氏此伊川教人知行並勉
--------------------------	--------------------------	--------------------------	------------	---------------	--------------------------	-----	-----------	-------	------	----------	----------------	--------------------------	--------------------------	--------------	-------------

足	目	俱	到	之	學	葉氏	曰	知	行	相	需	不	可	偏	廢	非	知	之	明	則	動	將	
安	之	如	目	盲	之	人	動	則	不	知	所	往	也	非	行	之	力	則	明	亦	無	用	如
足	痿	之	人	雖	有	見	焉	亦	不	能	行	矣	張氏	此	知	行	並	進	之	道	也		
行	以	知	為	先	知	以	行	為	據	非	此	心	之	明	早	知	事	物	之	所	以	然	何
以	循	其	所	當	然	之	道	則	此	身	之	動	亦	將	無	所	往	矣	非	此	身	之	動
有	以	體	其	所	當	然	之	則	雖	知	其	所	以	然	之	理	而	此	理	亦	終	無	安
頓	處	則	此	心	之	明	畢	竟	無	所	用	耳	明	動	相	資	德	業	自	能	進	於	盛
大	之	休	此	亦	豐	卦	彖	辭	明	以	動	故	豐	之	義	也	茅氏	豐	初	九	傳		
離	下	震	上	為	豐	離	為	火	明	也	震	為	雷	動	也	初	九	明	之	始	九	四	動
之	始	宜	相	須	以	成	其	用	者	故	于	此	合	而	言	之	葉氏	曰	知	行	相	須	
不	可	偏	廢	非	知	之	明	則	動	將	安	之	如	目	盲	之	人	動	則	不	知	所	之



也	非	行	之	力	則	明	亦	無	所	用	如	足	痿	之	人	雖	有	見	焉	亦	不	能	行		
矣	朱	子	曰	見	善	明	是	平	日	工	夫	為	先	不	然	則	其	所	動	者	未	必	不	為	狂
不	可	闕	而	當	以	平	日	工	夫	為	先	不	然	則	其	所	動	者	未	必	不	為	狂		
妄	激	發	過	中	之	行	矣	江	氏	豐	初	九	傳	朱	子	曰	豐	明	以	動	以				
明	心	應	事	物	也	徒	明	不	行	則	明	無	所	用	空	明	而	已	徒	行	不	明			
則	行	無	所	向	冥	行	而	已																	
習	重	習	也	時	復	思	繹	浹	於	中	則	說	也												
葉	氏	說	見	論	語	繹	往	來	細	繹	也	學	者	於	所	學	之	事	時	時	思	繹			
不	驟	不	較	義	理	久	則	浹	於	中	自	然	悅	豫	也	施	氏	此	伊	川	教				
人	為	己	之	學	時	習	莫	妙	於	思	思	之	久	而	心	與	理	一	則	善	有	諸	已		
矣	故	悅	風	聲	遠	播	而	信	從	者	眾	與	人	同	歸	於	善	豈	不	可	樂	雖	樂		

於及人而人或未信反多譏議我亦處之泰然毫無悶意此所	以為成德之君子也	茅氏重平聲復扶又反說音悅	陸氏	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朱子曰程子雖但言習于思然事不	思則無以行之而欲行亦不能外于思二者自不可分說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	葉氏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	與人為善之意如此	茅氏樂音洛下同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葉氏經說下同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	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	所以為成德也	張氏此程子釋論語首章之義也學而言習
--------------------------	----------	--------------	----	--------------------------	------------------------	---------------	--------------------------	----------	---------	------------------	--------	-------------------	--------------------------	--------	-------------------

者重復而習熟之也時習何以能說時時詳復思繹使義理決	洽於中心則說也何以言朋來而樂蓋我之學既有所得之善	便可推之以及人而使之皆善於是同有是善者莫不興起而	信從於我則講習日眾意氣日孚故可樂也然又言不知不愠	乃為君子何也雖樂於及人而同我者則知之異我者或未必	知之未知則難免於謗毀而我恬然處之絕不生愠怒之意是	即易所云不見是而無悶者也乃所謂成德之君子然則夫子	之言蓋謂學之成已而成已即有以成物乃成物之後猶然為	已之心而已此豈不學者所能知乎	茅氏經說下同	陳氏	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傳言不見是于人而無悶于心	引以解不知不愠甚切朱子曰為學之初固已不求人知然猶
--------------------------	--------------------------	--------------------------	--------------------------	--------------------------	--------------------------	--------------------------	--------------------------	----------------	--------	----	--------------------------	--------------------------

有時為所動至此方真能無悶也  
 江氏經說下同  
 朱子曰  
 決洽二字宜于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  
 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溼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  
 則透內皆溼程子之言極有深意  
 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  
 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始但一二人  
 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豈不可樂  
 大抵私小底人  
 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  
 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人而人不能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眾  
 安得不樂  
 問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如傳得師友  
 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是及人  
 古之學者為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葉氏說見論語  
 為已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已非  
 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  
 已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  
 存務外自為欺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  
 朱子曰為學且須分  
 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施氏胡敬齋曰為已只把做自己  
 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  
 矣若學不為已讀萬卷書與已無干為已則皆吾事也故學而  
 為人則為善亦非實心務外欺人名實俱喪  
 張氏學所以明  
 理非欲以博名古之學者凡致知力行皆視為吾身分內事故  
 有所學不過盡乎已之當然而外此皆所不計惟欲此理實得  
 之於已也今之學者凡讀書談道祇以為門面好看事其有所

養書表

五

於

學不過求人之稱道而實理俱可不問乃欲見知於人以虛名  
為事而已程子解論語為已為人之意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務  
哉 茅氏以上二條說並見論語朱子曰以為已事之所當然  
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  
知于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  
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為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有前  
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  
毫髮之差矣陳氏曰此便是義利之欲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  
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  
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

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葉氏說見韓子 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

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 張氏此程子欲道輔之窮

經以求道也道輔名案程子門人也言學以求道道以聖人為

歸聖人之道平易正直坦如大路學者欲行道所病在未知路

頭不得其門而進耳若得其門循其序不息其程無遠之不可

至也夫聖人之道不可見聖人傳道之文則可讀六經者聖人

之傳道者也欲求入道之門不由於經其可得乎即今之為學

自號治經者亦不乏人然而不得其所以治之之要譬如買珠

者空買其藏珠之櫝至其中之珠則不知取而棄還之此蔽人

人皆然豈不大可笑乎曾不思經所以載道也徒誦其言辭以



資記覽解其訓詁以便傳說而不能融會旨歸以求聖人之道	雖遺文具在乃無用之詞如酒之醞釀無存特襲其糟粕耳將	何所益於食飲乎此治經者所當戒也	茅氏到上呂本無可	字方道輔名元案莆田人仕終宣義即威武軍節度推官此	言求道必由于經	詁古通作故顏師古以後人改作詁為失	真買續還珠見韓子外儲說左上篇訓詁者爾雅有釋詁釋	訓釋詁者釋古今之異辭釋訓者辨物之形貌續喻言辭訓詁	珠喻道糟粕見前	此言治經須知求道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葉氏手帖	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
--------------------------	--------------------------	-----------------	----------	-------------------------	---------	------------------	-------------------------	--------------------------	---------	----------	---------------------------	-----------------	------	---------------------

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	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施氏此程子	教人治經以求道也夫學聖人之道若不治經則不得其門而	入然治經而不及道如買續而還其珠則雖讀盡十三經無益	也道無形狀之可見必要反求諸身心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	才庶乎見卓爾有立於前也	張氏世間學者有治經之名無	治經之實雖曰治經與荒經何異故望道輔由經以求道庶幾	有得於經至於勉勉不已沉酣既久宗旨可悟異日見聖人之	道卓然如有立於目前而不可移然後歡欣向慕有不自知其	手舞足蹈者此時不必加意勉勵亦有不能自止之趣而聖人	之道亦將沛然行之而有餘地矣程子之策道輔者如此經學
--------------------------	--------------------	-------	--------------------------	--------------------------	--------------------------	-------------	--------------	--------------------------	--------------------------	--------------------------	--------------------------	--------------------------

此

之要道也	茅氏觀音記	手帖	此一節勉道輔	以由經求
道異日以下則其得之之驗也	江氏手帖	方元宋字道輔		
買積還珠事見韓子	朱子曰買積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			
學者用心之謬	朱子以此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			
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行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予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				
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葉氏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				
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				
分	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			
禮勿言	張氏此程子因易中修辭立誠一語恐人誤認為修			

飾言辭之意故切指而言之也言易中修辭立其誠最是切實				
工夫不可不予細理會其立言本意蓋易之所言乃謂人能修				
省在外之言辭便是要立心中之誠意凡人多言而躁總為心				
中誠意少耳果念念誠實那得許多閒言語若錯認修字為修				
飾之義只是以修飾言辭為心矣以此為心即當其修飾之時				
已是為偽誠何處立乎學者不可不猛省也	茅氏省息井反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				
實質之兩先生故明道告之如此子細詳密貌俗語也然北史				
源思禮傳已有之修省言辭修治而省察之恐有失言也朱子				
曰季明祖橫渠立言傳後為修辭之說明道因言修辭只是如				
非禮勿言耳非有如橫渠之說也問何不說事却說言曰事尚				

和

可欺人辭不可掩故曰言顧行行顧言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  
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

葉氏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  
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  
非徒事於虛辭也張氏體當者體認使之貼合也言若修省  
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而然將日用間凡有所言便當斟酌  
恐心口或有相違內外未能如一此乃是體當自家平日主敬  
守義無念不實無事不方底工夫有此實事而不敢苟則此中  
之辭不期省而自省而當其言辭之省時即是誠意之立時矣

茅氏當丁浪反

體猶驗也當俗語辭如所謂勘當一副當

之當亦唐宋時方言也敬義工夫在平日修省言辭則其臨事  
勘驗也如一言不敢妄發便是敬而其言之發也必一一當理  
便是義所謂主己之誠意者如此呂氏曰凡書帖言語之類  
不情謬敬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渴想而言渴想種種世  
情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修業也

葉氏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  
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  
廣大張氏夫君子之所以從事於身心內外者無非欲以求

道耳道之全體精深廣大浩浩然何處着手工夫惟是此理  
本實則吾心亦必積於實纔有根基而為可居之處既有可居  
之根基則漸而積之推而廣之雖富有之大業亦不外是故可  
以修業也 茅氏浩浩廣大貌下手謂用力處朱子曰立誠然  
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故可以修業業是每日事業  
如今日課是也  
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  
其誠為實脩業處  
葉氏遺書下同說竝見易文言 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  
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  
為用功之地脩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

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施氏此明道教人立誠之  
學仔細理會脩辭立誠一語總是要人慎言語以立己之誠意  
也故慎言為脩業之要立言傳世其業甚廣即是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若只是脩飾虛辭矜已誇  
人即是作偽非立誠也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  
乃立誠也惟立誠方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  
方可廣大故明道以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脩辭立於  
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要人着實在此處用力也 張氏然則合  
乾九三之君子觀之終日乾乾何故着忙乃爾無論多少大的  
事別無他法却只是在內存一點盡心信實之意以日進厥德  
為工夫下手處而在外又不過修省言辭以立此心之誠意為

修業要緊處蓋忠信內積則無念不實修辭外謹則無言不實  
內外交迫止養得一箇誠天下惟樸實頭為可以載道之器此  
進德修業之君子所以不得不於此用功也 茅氏遺書下同  
見乾文言傳朱子曰進德就心上言如心中實見得理之不  
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如此則德不期進而進矣修業就  
事上言修辭立誠便是要立得此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  
則忠信亦為汨沒動蕩而不能以自立矣 朱子曰按伊川謂  
季明曰為學治經最好不自得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蓋明道  
只辨修辭二字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又理會細密處都無縫罅  
又曰伊川言亦未盡如人倫日用及一切應事接物間所當講  
求者甚多豈不更切于治經乎 江氏遺書下同 問蘇季明

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  
生如何朱子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  
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  
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方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修業便是逐日底事業  
以日課一般忠信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  
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他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是忠  
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  
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 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

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切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葉氏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  
 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  
 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苑氏此言為學不可忙迫急促之  
 意夫志道懇惻切至固是實心向道然欲速助長則反為心害  
 其進銳者其退速也觀天地之化一息不停似乎速矣然寒暑  
 之變遷甚微何嘗急迫可見實理中自有緩急學者貴乎循序  
 漸進造到從容中道則誠矣 張氏此程子欲學者知寬以居  
 之之道也言人之於道原以篤志為期果能有志求道而勤懇

切

切實為心豈不是為學之誠意然若忙迫急切無寬舒之氣則  
 急遽無序不中乎道理之次第此欲速之心即是私意而不誠  
 矣蓋實理中自有緩急相兼之用如健順動靜皆迭為終始故  
 人雖實心向道亦必優游涵泳盡其自然之妙不容如是急迫  
 反有所害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寒暑晝夜亦是漸移  
 默運未嘗不循序有常也觀之而為學之道乃可知矣 茅氏  
 中去聲 緩急猶言先後次序也朱子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  
 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  
 毋計近功如此積累之久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  
 之地矣又曰若徒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無復義理悅心之味正  
 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反為不誠者也 江氏朱子答劉子澄

云學者正欲會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涉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葉氏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鎮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張氏此程子教人希賢以希聖之事也學之準的以聖人為歸而欲希聖者必自希賢始然賢人之學各從其資分為工夫又不可不知所擇以為效法之要如孟子顏子皆大賢也孟子才氣高邁凡立論行事多據其巔以為見如言不動心言仁義以及辨異端明王道之類皆磊磊落落

規模正大而貼實工夫或少及之學者欲學孟子一時尋不着下手處必無可依據顏子則從博文約禮上用工夫隨擇隨守沉潛切實學之者以之入聖人之道其途輟較近但看聖人平日論學論仁皆從切近做起即其自言亦第云下學上達則顏子所事工夫與聖人約畧相類而工夫有所持循學者亦不患無用力之地矣茅氏才高以天資言如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之才故朱子云孟子才高自至那地位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葉氏本註云為有準的施氏此言學有準的當學顏子之學也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上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孟子工夫便從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顏子則從博文約禮處下手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在其中故曰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謝上蔡曰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張氏古來學者何人不可學然氣象廣大者學之恐有疎曠之失繩墨謹守者學之恐有狹隘之失學之而可以無失者須是學顏子蓋顏子天性純粹見得頭路已不差而質性深潛既入門又能親切行之極正大極細密人若依顏子做工夫下梢那有未作處謝上蔡亦曰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 茅氏本註云有準的有上葉本有為字今從遺書及諸本 呂氏曰如博文約禮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 江氏本註有準的 朱子曰

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在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 問如說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功所以入聖人為近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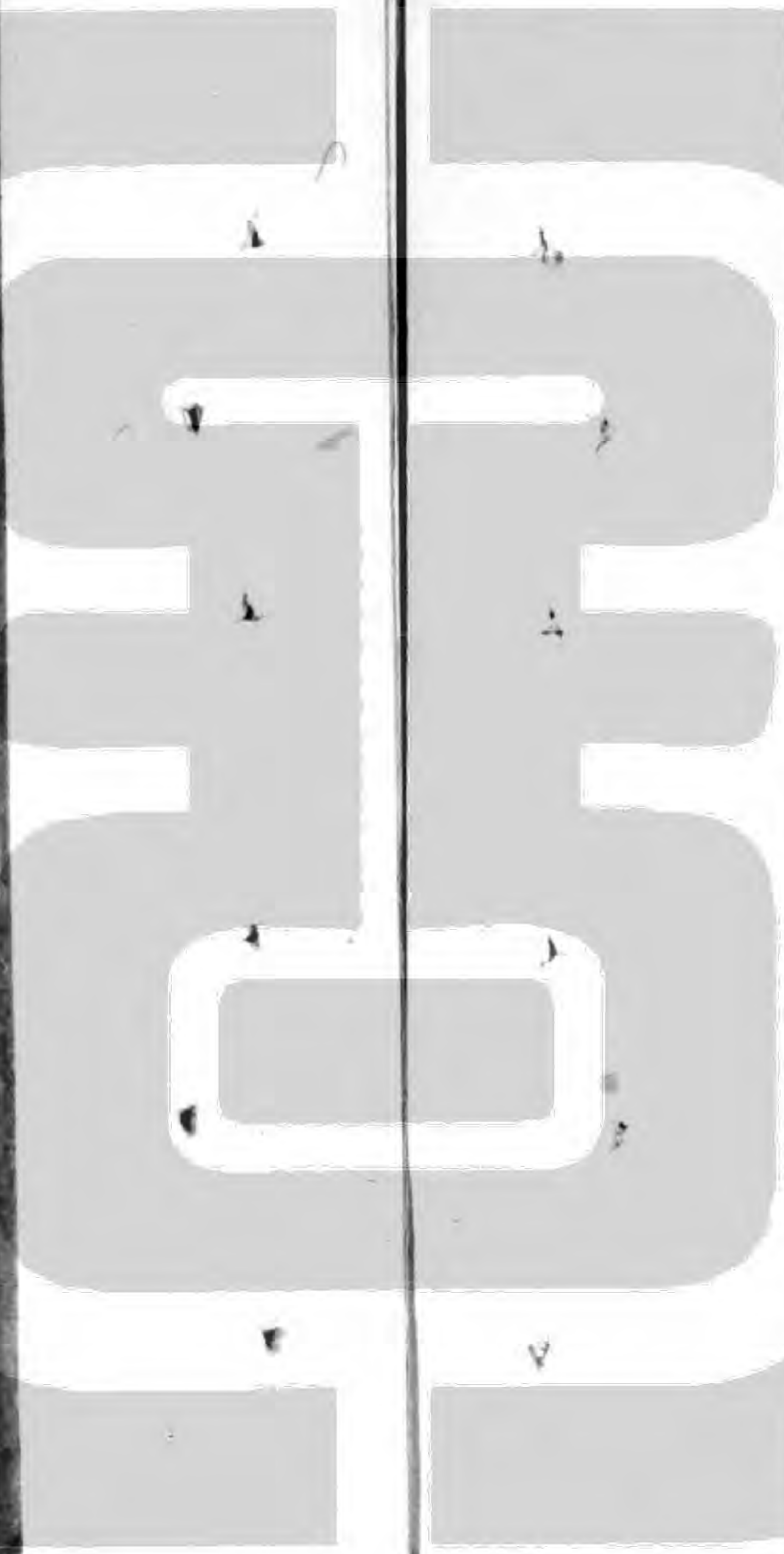
養書集

六三

8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葉氏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  
 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  
 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言學貴明善以進誠心蓋善纔明則誠心便進知至而后意誠  
 也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善明心誠文章自現乎外也此段恐  
 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  
 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重內之學也凡事雖無不是學然畢竟心性工夫為大學者用  
 工莫若且省外面繁縟之事但專心致其知以明乎吾心本然  
 之善及善既明而真妄已分惟務進此心之誠使所存無非真



實無妄之理則知至意誠心德有日新之樂至於克積極盛自  
 能發見而當其可凡其見之威儀發為文辭雖不中乎道理亦  
 所差不遠矣不然沾沾惟文章是習而無明善誠身工夫則所  
 守無實而不約徒見泛濫失所依據終歸無功而已學者可不  
 戒哉  
 茅氏省所并反中去聲  
 省簡省也外事如禮文制度  
 之事皆是文章即上所云外事也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正其所  
 守之約處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此段疑呂與  
 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語蓋橫渠學者多用心于禮文制度  
 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又曰凡事物應接有可以省得者  
 省亦不妨但其中自有必不可省者須思如何處置始得以  
 上明道語  
 江氏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

鞭辟近裏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朱子曰知至即便意誠  
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  
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  
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段  
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  
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  
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已處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  
未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葉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  
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  
已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  
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施氏葉平巖曰仁者天地之生  
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  
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已有則吾心所存無  
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栽培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  
勝用矣張氏此程子教人居仁之學也為學工夫莫切於求  
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理體物而不遺體  
事而無不在至公至純至大至密最難辨識學者若能認得這  
箇道理全體明白有得於心方為實有諸已則私欲淨盡天理

流行何所往而不通如此則根柢已全只要把事物上所得之  
 義理時時來栽培使之充長堅固即窮經而求其義無非是要  
 栽培此理之意則甚矣仁道之大學者不可不求而求之者又  
 不可以無養也 茅氏語類以此為明道語 至公無私之謂  
 仁而其體則天地萬物周流無間學者于此識得則于天理之  
 流行充塞無少欠缺者自有以洞然于心目之間矣又須時時  
 操存省察俾夫所存所發皆有以盡夫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  
 欲之偽以雜之則此理乃實有之于已而不為懸想億測之虛  
 見矣義理栽培亦即物而窮其理隨事而處夫義則知愈以明  
 處愈以當而吾心固有之仁日以生長而不可勝用矣識得仁  
 體實有諸已則于心之本然者無所虧義理栽培則于事之當

然者無所失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恐人無處下手舉此以  
 見意也朱子曰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知之只知有此  
 物而已必須得之而後此物實為己有也 陸氏曰語類徐寓  
 問明道學者先須識仁朱子謂未須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下工夫觀此則嘉隆來談良知者以明道識仁語藉  
 口亦不善讀先儒之書者矣 江氏朱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  
 有諸己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實有是得之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葉氏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

養書表

六

廿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施氏此程子得
統於濂溪之入頭處也周子命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故有此樂朱子恐
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
矣今當從此處做工夫不可妄於自己身上尋樂也	張氏周
子善陶鑄人故常使學者認取孔子顏子所謂樂者所樂的是	何事思而得之便能自見道也程子既有得之後乃知周子接
引之善故追而迷之欲人共領此意也蓋仲尼顏子之樂乃是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身心所值隨處洞達故能灑落無礙此一
段意趣懸想不得執着不得必工夫到時泰然有以自得方能	

領其大意故朱子教人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	而竭其才則庶乎可以得之愚謂就境與道上尋不如就孔顏
身上尋就孔顏身上尋又不如就自己身上尋尋亦不是空尋	其故須見其有所以樂之實在也
茅氏樂並音洛	江氏朱
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	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
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周子程子
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	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	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孔顏之樂若但以為在於樂道則是	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

養書妻

六

紅

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  
 樂道亦無害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日程  
 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問孔顏之樂求之亦甚難曰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  
 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  
 上去或說顏子之樂云天理流行渾融貫通顏子見得這箇  
 物事分明在面前其樂自不能已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  
 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顏子向前見  
 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抱這一箇  
 物事來恁地快活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

任重恐終敗事

葉氏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  
 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改  
 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  
 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施氏朱子  
 曰學者志識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  
 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改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  
 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張氏學者所見每患其  
 智不周而僅明於小而所期許亦病其安於近而趣或不廣然  
 行之亦須量力之所勝與次序之有漸若不量其力進不以

養書樓

六

始

漸則立志雖大不能如其所願徒為勞苦其心力量既小而妄  
受艱鉅之任其不至於困頓顛越者幾何亦終見其敗事而已  
故明道重以為戒欲學者隨力自盡循序漸進毋蹈騫遠好大  
之弊也 茅氏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  
悅其高而忽于近慕于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  
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  
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江  
氏朱子曰學者志道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遠而忽  
於近慕於大而累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空跂望  
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葉氏朋友相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施氏禮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蓋朋友相規勸薰陶漸染不知  
不覺有許多進益故曰得於觀感而善者多 張氏此欲交友  
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致知事也禮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乃力行  
事也均之益也然講習討論以辨其義理工夫之益猶少更莫  
如相觀感化有以善其身心之益為多此亦在取友者之能自  
得益而已 茅氏朋友講習見易兌卦象傳相觀而善見禮樂  
記篇二者皆言取友之益然就中較量講習固所以明道不如  
相觀而善日薰月染所得更多也學者但知取友以資講習而  
于相觀而善之益往往習焉不察程子指以示人其意深矣

須	是	大	其	心	使	開	闊	譬	如	為	九	層	之	臺	須	大	做	脚	始	得																											
葉	氏	心	不	開	闊	則	規	模	狹	陋	而	安	於	小	成	持	守	固	滯	而	惰	於	進																								
善	施	氏	葉	平	巖	曰	心	不	開	闊	則	規	模	狹	陋	而	安	於	小	成	持	守	固	滯	而	惰	於	進																			
志	不	大	語	以	聖	賢	之	學	則	諉	而	不	敢	為	語	以	心	性	之	事	亦	怠	而	不	能	盡	故	須	是	大	其	心	使	根	基	開	濶	方	載	得	重	遠	之	道	即	曾	子
不	能	盡	故	須	是	大	其	心	使	根	基	開	濶	方	載	得	重	遠	之	道	即	曾	子	所	謂	弘	是	也	譬	如	人	欲	為	九	層	至	高	之	臺	其	基	址	亦	須	開	濶	故
亦	有	限	有	志	聖	賢	者	總	要	拓	開	心	胸	使	規	模	廣	大	以	為	後	來	進	德	修	業	之	地	也	茅	氏	始	遺	書	及	宋	本	呂	本	並	作	須	胡	季	隨		

曰心目不可不開濶功夫不可不縝密  
 江氏朱子曰心只是  
 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教舉於海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葉氏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  
 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施氏葉平  
 巖曰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  
 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處張氏人生境遇之來閱歷之  
 故皆足為鍛鍊身心之資而至於處困則其淬礪也更深蓋其  
 操心慮患揆幾觀變動忍增益無所不有如古聖賢豪傑多從  
 此中出頭故孟子所序舜發於畎畝一節都是鍊成聖賢去處

學	者	若	要	身	心	道	理	爛	熟	亦	須	從	這	裏	過	蓋	大	要	鍛	鍊	一	遭	性
情	方	能	處	處	有	下	落	也	朱	子	曰	曾	親	歷	過	方	認	得	許	多	險	阻	去
處	茅	氏	百	里	奚	舉	于	市	葉	本	作	孫	叔	教	舉	于	海	遺	書	同	這	本	
倪	殿	反	迎	也	宋	儒	借	作	者	箇	字	用	然	唐	人	詩	中	已	有	之	如	無	名
子	雜	詞	况	伊	如	燕	這	身	材	是	也	見	韋	穀	才	調	集	則	此	字	之	為	用
久	矣	後	凡	用	這	字	放	此	朱	子	曰	須	從	這	裏	過	方	認	得	許	多	險	
阻	去	處	若	素	不	曾	行	忽	一	旦	撞	將	去	少	間	定	墮	坑	落	墮	去	也	
江	氏	朱	子	曰	只	是	要	事	事	經	歷	過	問	若	要	熟	也	須	從	這	裏	過	
人	須	從	貧	困	艱	苦	中	做	來	方	堅	牢	曰	若	不	從	這	裏	過	也	不	識	所
所	以	堅	牢	者	似	一	條	路	須	每	日	從	上	面	往	來	行	得	熟	了	方	認	得
許	多	險	阻	去	處	若	素	不	會	行	忽	然	一	旦	撞	行	將	去	少	間	定	墮	坑

落墮去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葉	氏	按	程	子	又	曰	曾	子	之	學	誠	篤	而	已	聖	門	學	者	聰	明	才	辯	不
為	不	多	而	卒	傳	其	道	乃	質	魯	之	人	耳	故	學	以	誠	實	為	貴	也	尹	
氏	曰	曾	子	之	才	魯	故	其	學	也	確	所	以	能	深	造	乎	道	也	施	氏	尹	
氏	曰	曾	子	之	才	魯	故	其	學	也	確	所	以	能	深	造	乎	道	也	按	程	子	
又	曰	曾	子	之	學	誠	篤	而	已	聖	門	學	者	聰	明	才	辯	不	為	不	多	而	卒
傳	其	道	乃	質	魯	之	人	爾	故	學	以	誠	實	為	貴	也	胡	敬	齋	曰	見	義	理
不	怕	見	得	鈍	只	怕	見	得	淺	故	曰	參	也	竟	以	魯	得	之	張	氏	學	者	
喜	言	才	華	多	謂	高	明	乃	造	道	之	資	而	不	知	惟	篤	實	之	志	氣	其	任
道	為	有	力	如	聖	門	曾	子	省	身	常	若	不	及	才	華	未	嘗	一	露	夫	子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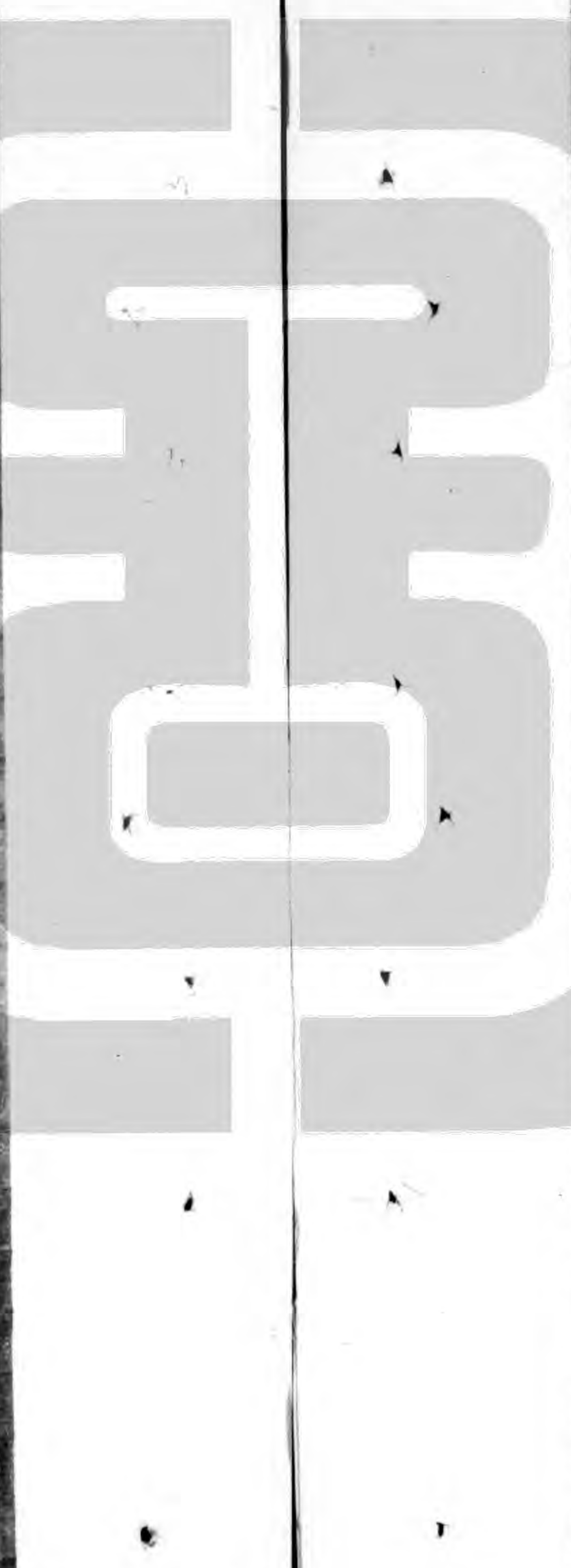


以魯稱之然真積力久聖人終以一貫之道呼而告之其後傳  
 孔子之道以衍其宗者惟曾子之澤為最長故曰竟以魯得之  
 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  
 而卒傳其道者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與此意同  
 茅氏竟終也說見論語 朱子曰質敏者見得容易不能堅守  
 而鈍者又推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  
 不肯放舍若于此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蔡虛  
 齋曰觀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 江氏  
 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不肯放過直推到達徹了方住不  
 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休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  
 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

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推得到透處所以竟得之緣他  
 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  
 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畧過所以不如  
 他 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  
 落下多不專一 非說須要魯魯是他一般病但却是上好底  
 病他却得這箇魯底力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葉氏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  
 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  
 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為  
 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先生曰賢却

如

記	得	許	多	可	謂	玩	物	喪	志	謝	聞	此	語	汗	流	浹	背	面	發	赤	及	看	明
道	讀	史	又	却	逐	行	看	過	不	嗟	一	字	謝	甚	不	服	後	來	省	悟	却	將	此
事	做	話	頭	接	引	博	學	之	士	謝	良	佐	字	顯	道	上	蔡	人	程	子	門	人	
也	人	心	虛	明	所	以	具	衆	理	而	應	萬	事	有	所	繫	滯	則	本	志	未	免	昏
塞	所	貴	乎	讀	書	將	以	存	心	而	明	理	也	苟	徒	務	記	誦	為	博	則	書	也
者	亦	外	物	而	已	故	曰	玩	物	喪	志	朱	子	曰	上	蔡	記	誦	明	道	看	史	
此	正	為	已	為	人	之	分	施	氏	本	註	云	時	以	經	語	錄	作	一	冊	鄭	穀	
云	嘗	見	顯	道	先	生	云	某	從	洛	中	學	時	錄	古	人	善	行	別	作	一	冊	明
道	先	生	見	之	曰	是	玩	物	喪	志	蓋	言	心	中	不	宜	容	絲	髮	事	胡	安	國
云	謝	先	生	初	以	記	問	為	學	自	負	該	博	對	明	道	舉	史	書	成	篇	不	遺
一	字	明	道	曰	賢	却	記	得	許	多	可	謂	玩	物	喪	志	謝	聞	此	語	汗	流	浹



背	面	發	赤	及	看	明	道	讀	史	又	却	逐	行	看	過	不	差	一	字	謝	甚	不	服
後	來	省	悟	却	將	此	事	做	話	頭	接	引	博	學	之	士	謝	良	佐	字	顯	道	
上	蔡	人	程	子	門	人	也	人	心	虛	明	所	以	具	衆	理	而	應	萬	事	有	所	繫
滯	則	本	心	未	免	昏	塞	所	貴	乎	讀	書	將	以	存	心	而	明	理	也	苟	徒	務
記	誦	為	博	則	書	也	者	亦	外	物	而	已	故	曰	玩	物	喪	志	朱	子	曰	上	
蔡	記	誦	明	道	看	史	此	正	為	已	為	人	之	分	此	程	子	深	懲	記	誦	之	
學	不	可	不	反	躬	省	悟	也	張	氏	玩	物	喪	志	周	書	旅	葵	篇	語	也	言	
人	耽	玩	外	物	便	喪	失	胸	中	之	志	氣	也	着	意	記	誦	博	識	而	無	得	於
大	道	則	心	局	於	此	而	書	亦	物	矣	故	為	玩	物	喪	志	按	本	註	云	時	以
經	語	錄	作	一	冊	鄭	穀	云	嘗	見	顯	道	云	某	從	洛	中	學	時	錄	古	人	善
行	別	作	一	冊	明	道	見	之	曰	是	玩	物	喪	志	蓋	言	心	中	不	宜	容	毫	髮

事胡定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  
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  
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茅氏  
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按此條出上蔡記憶平日語中故  
不書姓名猶論語憲問恥篇先儒以謂疑原憲所記是也 鄭  
軼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  
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  
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  
遺一字明道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  
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

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喪亟去  
聲善行之行去聲却又呂本作又却行音杭蹉倉坐反通用差  
鄭軼字致遠建安人軼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  
奇之第進士以秘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顯道先生謝氏名良  
佐上蔡人程子門人中元豐八年進士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  
書局官後復去為堯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  
語錄行世胡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中紹聖四年進士仕至寶文  
閣直學士諡文定朱子曰明道以上蔡不是理會道理只以誇  
多闢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已為  
人之分 按江文卿博極羣書因感朱子之教自啓云某五十  
年枉費工夫記許多文字朱子曰亦不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公却無擇善一著耳今知得便拽轉却許多都  
 有用可與程子語相發明李延平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  
 進矣若徒以文字求之悅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  
 者幾希 江氏本註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轅云嘗見顯道先  
 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  
 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  
 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  
 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  
 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  
 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

人 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  
 會道理只是誇多闢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  
 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  
 己者發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  
 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曠然無一毫所累  
 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  
 做則可見也明道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葉氏以上竝明道語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  
 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  
 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

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施氏此程子教人以禮樂涵養性情也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的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所以明道先生言人能如此便得性情之正也 張氏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程子因其進反之故而明禮樂之妙用也言禮樂所以陶淑人之性情用禮樂

無俟他求但即記之言禮而以進為文思之是謂禮以謙退為體或非人之所樂必進前做去方有當於禮更即記之言樂而以反為文思之是謂樂以暢滿為體每易至於流蕩須收轉向裏方有當於樂則是用禮樂者不過於禮一進而用禮之性情已得不過於樂一反而用樂之性情已得故曰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也 茅氏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之意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盈是舒暢發越快滿之意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

升

以上並明道語	江氏原註	以上並明道語	問記曰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		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反是用功處否朱子曰減是退讓	
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		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	
欲進一步向前者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		如此則得性情之正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	禮主於
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		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	主於
減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		謂性情之正也	

致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	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葉氏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	有所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	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	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	心故也	施氏此程子言人倫分定不可有一毫私心也父子	君臣天分已定容不得一毫私有一毫私心便礙天理故行一	不義之事殺一無罪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斷斷不為方是無	一毫私心堯舜受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誅無愧君臣之義	皆無一毫私心者也	張氏父子君臣乃生人莫大之倫其道
---------------------------	-------------------------	--------------------------	--------------------------	--------------------------	--------------------------	-----	----------------------	--------------------------	--------------------------	--------------------------	----------	-----------------

實天下一定不易之理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中處天地間者  
即欲脫離乎此而有所不能然倫出於天理亦本於天而有其  
不容紊之分際若循天理安得自然之分際而不雜以一毫人  
欲之私心便能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如此  
理得心安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有所不為  
蓋所以為父子君臣者其天定也若有分毫私意之起其中自  
有多少不可知之處便不是王者之事矣此堯舜所以為人倫  
之至也 茅氏安得天分言能于天分上安得也天分即天理  
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之所當然而初非有所為而為之故曰  
不有私心 無所逃向出莊子人間世篇按朱子嘗言莊子謂  
子之于親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至臣之于君則曰義也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見得君臣之義却似逃不得不得已臣服之更無  
一種自然相為一體處然則此語固有病程子亦只借以明父  
子君臣之倫為天分而不可不安之意 江氏朱子曰天分即  
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則安得私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葉氏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  
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  
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  
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  
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  
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楊

行

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  
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施氏此程子合性氣而  
論之以明不可分為二也葉平巖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  
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  
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  
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  
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  
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  
至於荀楊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  
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此段疑當在  
首卷 張氏天地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論其所受則性

只是理至有所成則性已兼氣質矣故論性而不即氣以兼論  
之則氣稟不同或有不可盡槩以理者將不謂之性乎是於性  
之義有不該之理故曰不備論氣而不推原乎所性之理則受  
中以生自有不雜夫氣者將謂性本無所謂善乎則性之原有  
所未徹故曰不明蓋為理與為氣皆性中所有離而二之其說  
便不是若合而論之則養性可以御氣治氣亦足以復性是為  
得性之全者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  
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要之孟子是因人之不  
明而推本言之荀楊之論不惟不備直是誣性而已學者宜細  
思之 茅氏遺書無二之則不是句注一本有云云 此為論  
性論氣者言之非論性與氣也葉氏謂當在首卷者非論性不



論氣論氣不論性是將性與氣離而二之也不備不明故曰不  
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耳論氣不論性  
荀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又曰韓子原性言三品亦是但不曾分  
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  
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程張之說早出諸儒自不用紛爭  
江氏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  
則無以見義理之同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  
之則不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  
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  
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  
之然後盡如只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

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西若只論  
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這道理又却不明天  
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  
歸著程子論性不論氣云云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  
為有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  
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孟子論性不論氣但只認說性善  
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  
絕荀揚之說不備則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韓愈也說得  
好只是少箇氣字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二之正指上兩  
句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問氣質之說始於何  
人曰此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韓退之原性中

養書

子

如

說	三	品	說	得	也	是	但	不	曾	分	明	說	是	氣	質	之	性	孟	子	說	性	善	但
說	得	本	原	處	下	面	却	不	曾	說	得	氣	質	之	性	所	以	有	費	分	疏	諸	子
說	性	惡	與	善	惡	混	使	張	程	之	說	早	出	這	許	多	說	話	自	不	用	分	爭
故	張	程	之	說	立	則	諸	子	之	說	混	矣	周	子	太	極	圖	却	有	氣	質	底	
意	思	程	子	之	論	又	自	太	極	圖	中	見	出	來									
論	學	便	要	明	理	論	治	便	須	識	體												
葉	氏	論	學	而	不	明	理	則	徒	事	乎	詞	章	記	誦	之	末	未	為	知	學	也	論
治	而	不	識	其	體	則	徒	講	乎	制	度	文	為	之	末	未	為	知	治	也	施	氏	
葉	平	嚴	曰	論	學	而	不	明	理	則	徒	事	乎	記	誦	詞	章	之	末	未	為	知	學
也	論	治	而	不	識	其	體	則	徒	講	乎	制	度	文	為	之	末	未	為	知	治	也	故
儒	者	之	學	必	以	窮	理	為	先	王	者	之	治	為	政	得	體	而	已	張	氏	此	

明	道	先	生	示	人	以	內	聖	外	王	之	要	也	儒	者	修	已	必	端	所	學	然	所
學	何	事	將	以	全	吾	所	得	於	天	之	理	也	道	理	不	明	不	可	言	學	故	必
先	窮	理	務	使	天	人	性	命	洞	見	其	原	人	倫	日	用	皆	知	其	則	然	後	所
學	一	歸	於	正	也	王	者	宰	世	必	隆	治	道	然	治	無	他	術	惟	當	不	失	乎
立	政	之	體	而	已	大	體	不	知	何	足	言	治	故	必	持	體	要	務	使	井	田	學
校	大	定	規	模	風	俗	人	心	勿	忘	化	導	然	後	所	治	不	流	於	雜	也	不	然
記	誦	詞	章	非	聖	賢	之	學	權	謀	術	數	非	帝	王	之	治	矣	茅	氏	須	呂	
本	作	要		其	功	夫	節	目	備	在	下	卷	朱	子	曰	體	是	事	理	當	然	處	
如	作	州	縣	便	當	治	告	計	除	盜	賊	勸	農	桑	抑	末	作	立	朝	廷	便	當	開
言	路	通	下	情	消	朋	黨	為	大	吏	便	當	求	賢	才	去	賊	吏	除	暴	斂	均	力
役	此	乃	一	定	事	體	又	曰	如	任	賢	相	杜	私	門	則	立	政	之	要	也	擇	良

養書婁

八

故

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相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  
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  
又曰大事不曾為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於大體有害如為天  
子近臣當審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處鄉里當閉門自守躬  
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便都傷大體矣江氏朱子曰事  
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  
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  
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  
做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  
恬退寡欲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  
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

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葉氏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  
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  
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  
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  
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上開  
之意方進而未已施氏朱子曰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  
道他那大的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最大學只要理會

這一箇道理	這道理	纔通則	凡天理	人欲	義利	公私	善惡	之辨
莫不能通	曾點	見得人	欲淨盡	天理	流行	隨處	充滿	無少欠缺
故聖人	譽	漆雕	開亦	見得	此意	故曰	吾斯	之謂
未能	信	聖人	所	以	亦	與	之	也
所	見	者	大	故	謂	之	大	意
但	朱	子	謂	點	規	模	大	開
更	以	亦	與	之	也	所	見	者
張	氏	學	者	所	見	不	大	終
日	營	營	無	灑	脫	處	或	少
有	得	旋	又	自	足	均	之	病
也	聖	門	曾	點	漆	雕	開	俱
能	見	其	大	故	一	則	春	風
沂	水	隨	在	自	得	一	則	吾
斯	未	信	輕	試	實	難	將	所
謂	人	欲	淨	盡	天	理	流	行
隨	處	充	滿	無	少	欠	缺	曾
點	已	見	及	之	開	亦	同	此
意	焉	故	聖	人	均	與	之	蓋
斯	理	之	大	上	天	下	地	亘
古	亘	今	無	處	不	足	無	時
或	窮	能	徹	乎	此	則	觸	處
悅	心	物	皆	得	所	而	凡	理
欲	公	私	義	利	善	惡	更	



無不瞭然	目前	此是	何等	境界	或見	得及	或難	自信	志趣	總皆
可用	抑又	聞之	朱子	謂點	規模	大開	更	縝	密	欲
學	聖	人	者	須	求	切	實	難	希	灑
落	更	當	知	朱	子	喫	緊	為	人	處
也	茅	氏	說	見	論	語	朱	子	曰	點
見	得	較	高	而	做	工	夫	却	有	欠
缺	開	工	夫	精	密	而	見	處	或	不
如	曾	點	也	學	者	須	就	自	己	下
學	致	知	力	行	處	做	工	夫	久	之
自	漸	有	得	江	氏	問	如	何	是	已
見	大	意	朱	子	曰	是	他	見	得	大
了	便	小	合	殺	不	得	開	只	說	得
一	句	如	何	便	見	他	已	見	大	意
工	夫	仁	只	在	斯	字	信	字	上	斯
是	許	多	道	理	見	於	日	用	之	間
君	臣	父	子	仁	義	忠	孝	之	理	雖
已	見	得	如	此	却	恐	做	不	盡	不
免	或	有	過	差	雖	是	知	其	已	然
未	能	決	其	將	然	規	模	小	底	易
自	以	為	是	規	模	大	則	工	夫	卒
難	了	所	以	自	謂	未	能	信	大	意
便	是	本	初	處	若	不	見	得	大	意

24

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  
 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答曾擇之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  
 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見得矣且看程子說大  
 意二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謂開有經  
 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處  
 耳雖其見處不及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點之從容然其功夫  
 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習襟洒落處  
 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  
 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却是開著  
 實點頗動蕩 點開闊開深穩 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

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  
 未見已也 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開見得不如點透徹  
 而用功却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  
 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  
 作弄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  
 與不勉也 葉氏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  
 能深造 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施氏學之根本在身心主敬以立其本乃培壅之功也又要立  
 趨向者立志必為聖賢也趨向既正若勉力為之則所造深不

叢書樓

六四

此

勉力則所造淺孳孳不已豈可量哉 張氏此欲人務本立志  
用力勉學也學必知根本之所在如一身為萬物之根本一心  
為萬事之根本皆當居敬窮理若種植然先加培壅使其根本  
堅固然後可立志向前必以聖賢為期則趨向正矣趨向既正  
便好用力須知後來所造之淺乃由於力之不勉所造之深實  
由於力之能勉耳苟能惟日孜孜何患心之不正身之不修而  
有志之不竟成哉 茅氏伊川語 朱子曰此即弟子入孝出  
弟行謹言信愛眾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蓋須先從實  
上培壅一根本然後學文做工夫去也又曰涵養持敬便是栽  
培 愚按古人於事親敬長之道小學時都已講明使之循從  
事所以培壅其根本也至十五入大學便可正其趨向學者皆

然其所造有不同者則由勉與不勉之別耳今先王之教既亡  
姑息習染根本自幼先壞又何從正其趨向以為作聖之基此  
成材所以難也後有賢父兄當于弟四五歲知識未開時宜將  
小學朝夕與之講解使根本篤實待十五六時然後教之以近  
思錄以正其趨向如此陶淑異時成就必有可觀者矣 江氏  
朱子曰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此段只如弟子入則孝云云之  
意先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葉氏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  
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  
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施氏朱子曰敬主

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  
 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  
 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張氏此示人下學而可以上達之功  
 也居敬則心有主和義則事皆宜動靜相雜無瞬息之間斷則  
 工夫自當直前而上行敬以守之而內直義以裁之而外方表  
 裏交密無毫釐之走作則心思專直日進高明天德之達不自  
 可信哉茅氏語類以為明道語朱子曰夾持者表裏夾持  
 更無東西走作去處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而倒東墜西之謂  
 也最是他下得夾持二時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  
 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只一箇提  
 撕警策通貫動靜但無事時一直如此持養有事時便有是非

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薛敬軒曰敬以直內戒謹恐懼之  
 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又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  
 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江氏朱子曰最是他說夾持兩字好  
 敬主乎中義方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  
 上去故便達天德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  
 有箇天德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又曰不為物欲所蔽  
 無到東來西之謂也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施氏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故脩曰自脩強曰自強不可間  
 斷也若懈意一生非自暴自棄而何張氏道原於天體道者  
 必與天相似方全盡此天理天行之健無時或息故君子自強

不怠乃所以法天懈意一生便與道隔豈非自暴自棄乎且一  
有懈意勿謂後來不得與於道即懈一時便暴一時懈一事便  
棄一事學者所當猛省也

不學便老而衰  
葉氏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  
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施氏高彙旃曰學則老而不衰乎  
孔子好學忘老亦曰甚矣吾衰也蓋學則義理為主而志氣精  
明不學則血氣為主而易以衰謝故不得不衰者筋骸也可自  
主而不衰者志氣也志氣汨於欲則筋骸尤覺易衰志氣遠於  
俗則神明猶能自固故當衰暮之年而求進於學則老當益壯  
也 張氏天下無不衰之人而有不衰之學學者學乎義理者

也義理無窮豈有衰時不學則理不足以養心志不足以帥氣  
至老而倦於勤凡事漸有衰謝之意矣獨不思聖人憤樂相尋  
直不知老之將至即吾衰有歎死而後已尚留此不衰之學以  
振勵萬古安可以不學者自墮吾精神乎然則無可奈何者我  
日斯邁不能自己者至理日新老當益壯其必由學也夫 茅  
氏血氣以老而衰志氣則不以老而衰也惟不學則志無以持  
而氣有所不充則亦不免為血氣所移而志氣不能不以老而  
衰矣 按朱子嘗言陸宣公集醫方富鄭公好佛書以二公之  
賢而晚年乃無復曩時剛大之氣由學問之功少也噫此古人  
所以耄而好學自強不息也歟 江氏或云人之晚年知識却  
會長進朱子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了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



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容氣底亦如何會  
 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  
 闡教了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葉氏志氣之勇 施氏勇則進進不已有日新之益故人之學  
 貴發憤尤貴知恥知恥則近乎勇矣 張氏學期日進然既學  
 矣自當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者或諉諸氣質或託之時勢  
 皆非也原其故非懦而無志則餒而因循直不勇耳若勇往直  
 前則食可忘憂可忘何論時勢愚必明柔必強何論氣質有不  
 進者斷無是理也 茅氏明道語 朱子曰只是見理不明故  
 提撥不起不然則自往不得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葉氏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  
 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施氏責志則猛省  
 振拔力變其氣質勇革其習俗則不為彼所勝奪矣 張氏學  
 以明理亦以盡性然理不足則為血氣所使而理為所勝矣性  
 不定則習俗能移人而性為所奪矣然此只可責志若能勇往  
 向前則能持其志而志以帥之氣質可變也志必於道而志以  
 道寧習俗無權也夫寧得而勝之乎學者可知所策勵矣  
 茅氏伊川語 江氏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朱子曰不  
 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耳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  
 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

養書樓

六

好

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如此便做去始	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	進日漸消磨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葉氏	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痼蔽學力不足	以移其習俗之纏繞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葉氏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施氏尚道德則視	富貴如浮雲天理爛熟則紛華美麗皆不足以誘之矣	張氏	凡人內有不足方見在外之有餘中無實得始覺紛華之可悅	若心性為重則富貴利達儻來之境皆在所輕其榮無加也所	得於學問者深則物欲攻取繫戀之私自覺其小其樂不改也
--------------------------	--------------------------	-----------------------	----	--------------------------	----------	--------------------	------------------	---------	-----------------------	----	--------------------------	--------------------------	--------------------------

學者亦知所重而求有得焉耳	茅氏內指道義而言外指富	貴利達而言得深就內而言誘就外而言	江氏葉氏曰道義	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葉氏仲舒詳見十四卷	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	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為	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	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	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張氏儒者之立心貴光大而不雜而用	心當專一而不紛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蓋義者事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道者日用之
--------------	-------------	------------------	---------	--------------	--------------------	-----------	----------------	-------------------------	--------------------------	--------------------------	----------	-----------------	--------------------------	--------------------------

養書樓

允

外

當行功者效驗之自至正其心以要乎義理之歸絕無一毫私  
 利自便之謀致其知以求乎道理之當總不敢有預期速效之  
 計此心何等磊落何等光明處則為儒術之醇出則為王道之  
 大若董子所言真邪正之大開而學者居心之要道也 茅氏  
 董仲舒漢廣川人為江都王相王問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  
 種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之以此  
 朱子曰義道是體用道就大綱言義則就一事上言之孟子言  
 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則是仁義未嘗不利今董子之言如此  
 又是仁義未必皆利益孟子之言雖理之自然然至直捷剖判  
 處却不若董力之有力問貧者舉事有費不能不計度繁約而  
 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

酌量區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葉氏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  
 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朱子曰膽不大則卑陋心不  
 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施氏此  
 程子欲人法此以為學也學者以董子數語立心則此心廣大  
 高明亮之則是醇儒推而行之即是純王之政以孫子數語立  
 心則無卑陋狂妄之失并無譎詐固滯之病矣故與董子並可  
 為法 張氏凡人畏憚者不可與任事而果敢則又或出於粗  
 疎拘固者不可以應務而通方則又流於詭隨立心行已若斯  
 之難也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

養書樓

九

82

壯則遇事能斷故欲其大心細則處事周密故欲其小智周則  
 酌理無滯故欲其圓行端則威儀可則故欲其方人能體此則  
 果決而出之以精細明通而持之以莊重何事不可濟乎此孫  
 子之言所以可與董子並傳而為法者也愚謂養氣者壯膽之  
 方讀書者細心之要窮理者益智之訣而居敬者操行之原又  
 學者所當知也 茅氏邈莫八反行去聲 孫思邈唐京兆華  
 原人按新唐書盧照鄰師孫思邈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  
 曰高醫愈疾奈何思邈曰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四肢五臟陽用  
 其形陰用其精天與人一也其結陷奔竭而成為災異發為疾  
 病亦天與人一也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針劑聖人和以至德輔  
 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問人事奈何曰

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  
 膽為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  
 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為不為義疾方之  
 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  
 也此蓋程子特撮其大旨如此 愚按必先心之小而後可出  
 以膽之大不然未有不流為狂妄者必先行之方而後可運以  
 智之圓不然未有不入于機變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王伯厚曰  
 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蓋文子書有之 以下遺書無  
 為字 結上兩節 江氏此仲舒對江都易王語思邈隋唐問  
 人 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  
 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

好

來問正義在光明道在後否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  
 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  
 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問膽欲大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  
 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  
 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是也膽欲大而  
 心欲小戰戰兢兢方能為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問四者  
 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諂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膽不大  
 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膽大而心不小者也  
 智是對仁義禮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問智欲圓轉  
 若行不方正合於義則將流於權謀諂詐曰是如此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葉氏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於心蓋  
 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着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氏不言而自得乃心領神會自然而得之也不雜一毫人為不  
 雜一毫意見絕無安排布置者也反是則着意強為安見其有  
 得乎張氏此欲學者心領神會實得斯理之所以然也蓋學  
 期有得而所謂得者豈偶然有得而即以為是乎又豈勉強得  
 之而可據以為安乎大抵然而識之深而造之融會貫通至於  
 冰釋理順自然心契其妙油然有得乃自得也否則安排推測  
 牽合布置終是影響附會心與理未能浹洽非自得也豈能實  
 見其精蘊所存歷久而無失乎是以君子惟自得之為貴也

茅氏不言與孟子四體不言而喻之不言同下安排布置便是  
言江氏永按不言自得者用力之久浹洽於中熟而悅者也  
安排布置勉強而已安能自得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葉氏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識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

從欲則為妄施氏人在天中為至虛天在人中為至靈故視

聽思慮言動莫非天之靈也從義理之心發則為真從私欲之

心發則為妄人要識得必須精以察之也張氏此即所謂省

察之功也天以理與氣賦予於人而人得其秀以生則一身之

五官百骸皆與天為體故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四體之動

作皆天之靈也然既屬乎人則形之踐者必全乎天性而物之

交也未必悉合於天則蓋其中循理而發則為真從欲而發則  
為妄必於此識得不爽然後能知所存知所過而動靜可以無  
違然則何以識之惟靜會於未發以見其本原之正更體察於  
已發以驗其感應之宜而真妄之分亦思過半矣茅氏朱子  
曰皆天也謂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  
也其反乎天理即是妄然亦莫非天理但發之不得其當耳如  
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又曰忘謂私意如所謂非  
禮視聽言動處皆是不是不中節又曰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  
時須是學始得江氏朱子曰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  
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  
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恰如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問視聽思慮動作發得不中節是妄  
 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問此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  
 處便是私意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  
 葉氏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  
 德存矣 張氏此示人切已之學也學所以求道而道即在身  
 心之中所謂仁是也鞭辟猶言警策近裏著已猶言貼身也言  
 為學之功若著一毫虛浮驚外之意便與道離只要反求諸身  
 心著實理會自然能有所得如子夏言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  
 者胥是道也蓋問必求其切實思勿忽於淺近則聰明內斂志

意真摯心存而理從此得矣此致知之功近裡著已者也 茅  
 氏辟婢亦反遺書注云一作約 朱子曰鞭辟近裏洛中語辟  
 驅辟也言如以鞭驅辟督向裏去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  
 是學

葉氏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漫弛  
 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  
 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  
 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  
 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 以上皆切已

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說竝  
 見論語 張氏進學固在致知而所以實體諸躬者力行尤其  
 重矣願行遠原必自邇而驚為高遠者便有難行之病昔夫子  
 告子張之問行祇就言行為教如言必忠信而誠實行必敦篤  
 而恭敬則近裏者已雖遠而蠻貊之邦亦必可行若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即是不近裏者已雖州里之近其可行乎哉且所以  
 求其忠信篤敬者更須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立則  
 參前在輿則倚衡然後信其可行此豈非力行之功近裏者已  
 者乎夫學莫大乎得仁而道莫難於可行乃切問近思而仁在  
 忠信篤敬而行通則即此便是學而又奚事他求信乎學不可  
 不近裏者已也 茅氏只此是學言不必外求也葉氏曰切問

近思者致知之事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 愚按葉氏以  
 切問近思二者分屬知行理固不易然朱子嘗言非以為致知  
 力行之分者何也蓋朱子因問者有隨人資質各用其力及行  
 不假于知之語知行有偏廢之患故謂程子特引以明近裏著  
 己之意而非以為知與行之分也非謂此二者之不可分屬也  
 或乃執此以格擊葉氏誤矣不言博學篤志者蓋恐人誤看博  
 學便有向外意於近裏者已不切故也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  
 其至則一也  
 葉氏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  
 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



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  
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到久亦自明徹矣  
施氏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此程子教人  
切己之學也為學不外致知力行二端皆要切己用功鞭辟近  
裏着己者切己之謂也切問近思致知之事言忠信行篤敬力  
行之事只此是學者言其皆要切己用功也如顏子質美聖人  
教之克己復禮顏子就見得透徹如紅爐點雪查滓便消融其  
心與天地同體其次如仲弓聖人教之如見大賓使其莊敬持  
養真積力久亦可以透徹了然查滓渾化與天地同體也張  
氏承上文言同此知行而氣稟不同苟能用力而成功自一也

蓋求仁求行既不外切問近思忠信篤敬而得之學者亦可知  
所用力矣但用力亦關氣質氣質美者得天清明見地容易透  
徹當其一了百了私欲淨盡自然不雜其剛健和順自與天地  
同體其次未易渾化則惟端莊恭敬操持涵養以俟其熟而自  
至耳然及其真積力久亦自消融明淨與天地同體其造詣固  
歸於一也苟能切實為己何人不可以勉學哉 弟氏朱子曰  
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  
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  
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  
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之亦自明徹矣 朱子曰質

養書

九六

84

美者明得盡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  
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林氏曰知行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  
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  
江氏問鞭辟是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大約是要鞭督向  
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下言切問而近思云云  
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  
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  
了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  
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  
不知不善處是查滓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  
雕開言未能信皆是有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查滓

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所  
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  
自明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者坤道也

葉氏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  
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施氏葉平巖曰乾主健主動  
故進德脩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  
斂裁節之道愚謂人能效法乾坤則敬直即是進德義方即是  
居業無二道也張氏此兩引乾坤文言之詞以明為學之道  
也乾健而動一而實有清明強固之意故文言於乾九三之學

問言其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德之所以日進見於外者無  
一言之不實業之所以可居此就乾之道而論也坤順而靜二  
而虛有恭謹整齊之意故文言於坤六二之學問言其主於內  
者敬以守之乃有正直之衷見於外者義以裁之自有端方之  
槩此就坤之道論之也大抵人之氣質清明者可以用乾道而  
氣質簡重者可以用坤道至於德崇業廣則為忠信立誠為敬  
直義方無不同條而共貫矣 茅氏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  
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包  
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朱子曰此二語分屬乾坤者蓋  
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有剛健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  
修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又曰乾言聖

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  
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曰乾卦并格致誠正言之坤  
卦只是說持守 黃勉齋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  
實相為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于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  
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  
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其用力乃實在於敬義  
之間用力于敬義固可以至于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曰日新  
而業之富有者也 江氏朱子曰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  
以進德云云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云云問既分聖賢  
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  
只是作得持守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

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  
 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葉氏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  
 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  
 不然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施氏着力在主敬得力亦在主  
 敬着力在存誠得力亦在存誠未有不知着力而能有成者也  
 熊深川曰自其着力曰學自其得力曰達只是這箇物事 張  
 氏此示學者以有事勿忘之功也着力者身心切要工夫得力  
 者所以進德之由也才學之時中未有主若不識工夫要緊所  
 在則泛然無所持循非紛而無當則躐而罔功既學之後詣當

有進若不辨功效所從來則悠然任其蹉跎勢必擇焉而或不  
 能守忽焉而無以永其趣故必知着力處然後能竭才以底於  
 成亦必知得力處然後可習復以至於熟大學之知所先知所  
 後亦是此意 茅氏着力處是當然工夫如顏子博文約禮之  
 類是也得力處是自然效驗如上蔡去個矜字之類是也 張  
 氏曰人做得一種工夫決有一種得力處讀得一種書必有一  
 種受益處目前即不得見後來自見其效但當慎擇于初耳  
 江氏葉氏曰始學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  
 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  
 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終

葉氏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  
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施氏為已明明  
德之事為人新民之事 吳敬菴曰盡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  
敗故必振作其民使去其舊染之汚以自新然明德者新民之  
本又必培養已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不喪然後推已及人斯  
民始可得而治矣此君子之事也何必役智力於園圃為細民  
之事哉 張氏此程子引蠱卦象辭示人以知所務也園圃之  
役細務也治之而至於智力甚勞其人之識趣卑陋甚矣故先  
生誦蠱之象辭以戒之振民者振起其民使之自新也育德者  
涵養吾德以期大成也蠱壞之象在民為舊染之汚在已為天  
德之喪君子觀此而有事其治民則必振而作之使民去其舊

染之汚以自新其自治則必培而養之使吾德復其本體之明  
而不至昏昧蓋新民者所以全明德之量明德者所以為新民  
之本君子所當有事惟此而已餘可無他及矣夫道貴謀其大  
者遠者二者乃為已為人之道所謂大人之事也若園圃之役  
其細已甚智力之勞何為乎此與孔子答樊遲稼圃之學同意  
茅氏治平聲圃字句絕或于役字句者非知音智為並去聲  
園圃按邢氏論語正義曰周禮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樹  
果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籬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  
菜果者則謂之圃役用也知善其所以治之力則其治之者也  
役知力于園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及物其細甚矣程子  
以君子之事告之亦猶孔子告樊遲之意振民謂振作而興起

之育德謂涵育已德吳氏曰巽下艮上為盡巽風在內以鼓動  
外物故為振民艮山在外以涵育內氣故為育德江氏朱子  
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濟得甚事  
葉氏曰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正養已德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  
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葉氏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  
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  
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  
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  
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施氏高忠憲曰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篤志問專  
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仁故云仁在其中  
此徹上徹下之道總以求仁為主也張氏學所以求仁然求  
仁者非一箇仁在彼而切切求之也仁即在吾心亦即在日用  
事物之間隨時隨事博以學之窮其理也立志誠篤專其務也  
所問至切辨其真也近以為思繹其要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  
則心常存而思不雜功無間而理自熟仁即此而在矣學者日  
讀子夏之言試思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不言求仁而言仁  
在其中若能了悟乎此便知是徹上徹下之道蓋形上即具形  
下之中下學即是上達之事功與心純熟無累便謂之仁無內  
外精粗一以貫之也茅氏胡雲峯曰徹上徹下近思錄兩存

程子之說居處恭三句則本文恭敬忠是徹下做到盡頭處如  
篤恭而天下平修己以安百姓便是徹上此則博學篤志切問  
近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  
乃引而不發朱子于論語集注則謂從事于此心不外馳而所  
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江氏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  
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  
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學者要思得之莫便是先生所謂心  
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曰是只是  
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葉氏本註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  
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  
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施氏西銘言宏之道此  
程子教人求仁之學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心何等寬廣  
故曰西銘言宏之道然宏而不毅則工夫有間斷而生機息矣  
何能立乎苟毅而不宏則心胸狹陋何以居天下之廣居乎二  
者不可缺一張氏此程子因西銘而教人以求仁之學也仁  
者天地萬物為一體西銘所言可謂極其廣大而周通故曰言  
弘之道然言弘實包曾子弘毅二字之義蓋弘而不毅則心力  
或懈而廣大之量何能有所植立而持之以永久毅而不弘則  
度量窄狹而周通之意何能寬以居之使其恢廓而無外此弘

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茅氏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  
說見論語集注不毅則志氣頹惰而不足以自守故難立不弘  
則識量淺狹而不能以有容故無以居之 程子嘗論西銘為  
仁之體即此所言弘之道也其能體此意令實有諸己篤志固  
執而不變者便是毅也 以上並明道語 江氏本註西銘言  
弘之道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  
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  
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 永按弘而不毅者縱弛毅  
而不弘者狹陋西銘之道能實體之渾然與物同體弘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葉氏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  
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躡等務高徒資口  
耳之末而已 張氏此程子辨古今為學之異而歎今之不古  
若也優柔從容自得也厭飫沉酣而飽滿也學無古今一也而  
古之學者當其為學未嘗敢以矜浮出之亦未嘗敢以淺嘗置  
之常從容於存省以俟其動靜之安沉酣於詩書以博其義理  
之旨故其工夫有先後之不紊其條目有次第之可循所學何  
其漸而深也今之學者則不然亦嘗妄希性命而探索祇資談  
柄亦嘗不憚涉獵而雜博徒供口實却只做一場話說務為自  
高而已其用功與古人異曷怪其所得之不同乎 茅氏厭於  
御反做俗作字古通用作音佐 葉氏曰古之學者隨時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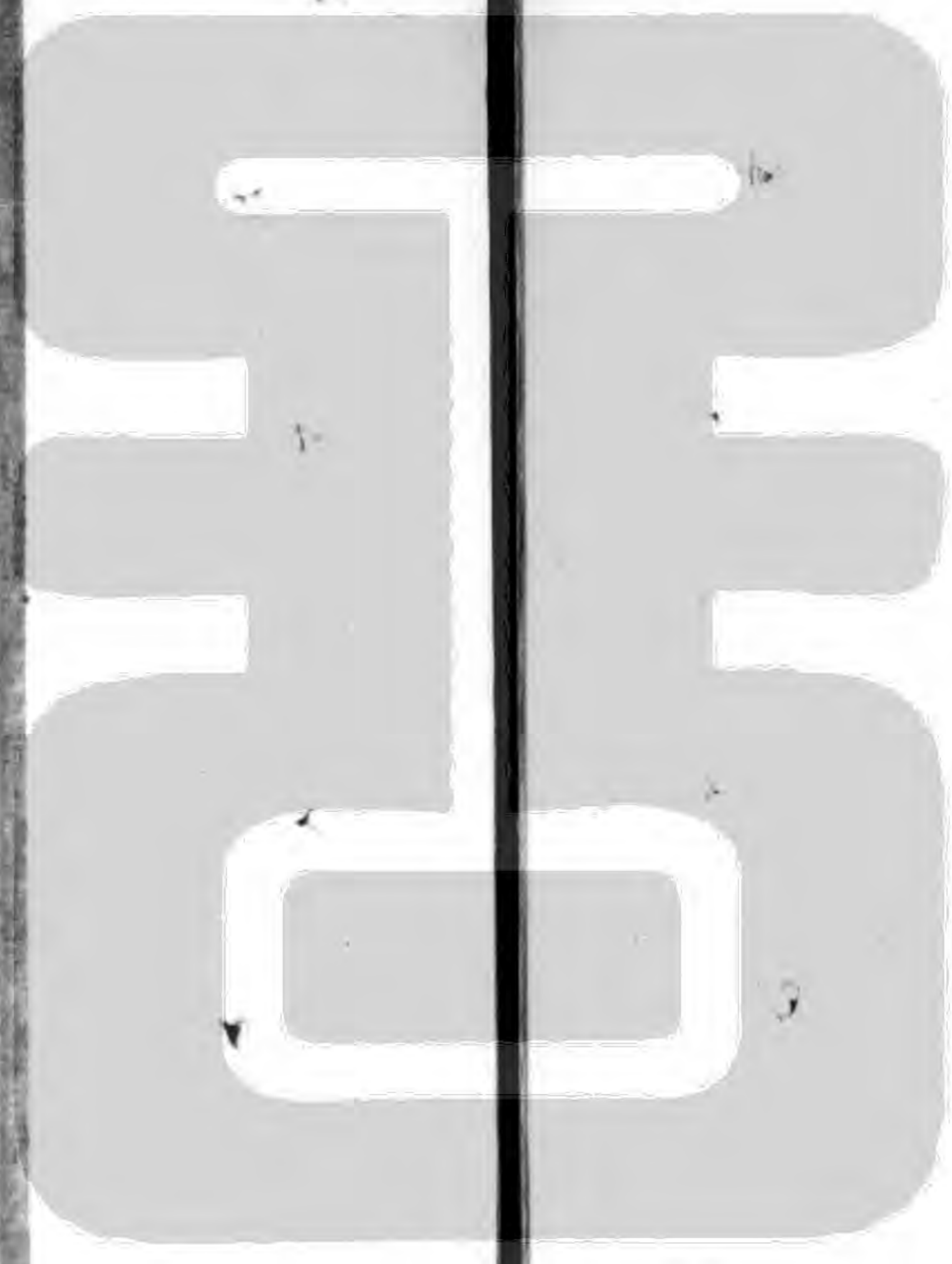
養書樓



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飲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  
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也

葉氏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  
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  
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  
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張氏此引杜預之言以証古人之優柔厭飲也元凱預之字江  
海之浸漬之深也膏澤之潤濡以漸也冰釋者融解無痕之謂  
理順者曉暢條達之謂元凱有言讀書當若江海之浸淵涵淳



蓄膏澤之潤漸濡默化久之便能道理融徹渙然如冰漸之紛

解節目疏通怡然見條理之直達然後為深造而自得也古人

之為學如是宜其功深而得實也茅氏杜元凱名預晉西安

人官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侯著左傳集解此則序中

語也引此以明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序之意朱子曰學者玩

理須精熟使與心浹洽透徹始得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葉氏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

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  
實得則亦何所至哉施氏此言古之學者循序漸進故其用

功深而所得者皆實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言其涵養博厚也  
然永釋怡然理順言其見地明徹也故隨其才之所成就皆足  
以應世用今之學者殲等務高好為話說以驚世駭俗而究無  
實得此正為已為人之分士人宜以古之學者為法而以今之  
學者為戒也 張氏又承上文學者之務高而直指今人之病  
也言今之學者大抵輕浮淺露妄肆譏議雖以聖門文學之游  
夏亦小視之以為不足學而欲駕而上之獨不思游夏之文學  
原不是徒飾虛詞凡一言一事卻是實見實聞傳其中之所得  
後之學者不肯實用工夫虛誇驚外了無所得或影響其辭以  
云深或張皇其說以為大徒好高耳譬如坐馳之人游心千里  
之外精神亦若飄然遙寄然總屬虛妄自身却只在此處未嘗

實到彼也用心無益亦足悲已然則較量古今之學正是為已  
為人之分學者可不知所警哉 茅氏好去聲呂本心下有於  
字遺書同 此以明今之學者只做話說務高之意朱子曰不  
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  
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于空虛異端之說  
江氏永按杜預春秋左傳序中語本謂學春秋當如是程子  
借以言學也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  
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葉氏人生天壽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  
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永命

常人之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則可與聖  
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  
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  
也 施氏此言聖賢必可學而至只恐人工夫不到也夫以常  
人而學為聖賢非用百倍工夫不能有此應若果用百倍工夫  
未有無應者也但患人不曉得做工夫耳故以脩養引年祈天  
永命比例見得此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學之不已工夫到這  
裏常人至於聖賢不難也 張氏此欲人之為聖賢而即引年  
永命以見例明工夫之可恃也學者不以聖賢自待皆謂聖賢  
不可學而至即勸之以聖賢之功亦以為徒虛語耳不知天下  
事止問工夫何如工夫到時有志竟成即如人之年壽至不可

知然修煉其精神充養其元氣屈伸吐納工夫既久亦自有延  
益之效是所以引年者不虛也國之享祚似非可人力致然積  
功累仁工夫既至亦可以格天而獲寧長之佑是所以祈永命  
者不虛也若常人之於聖賢同是人也第氣稟異而習染分耳  
苟百倍其功自能變化氣質長其聰明而堅其才力其成功之  
一可以勉而致者又豈虛哉三者皆有足信可知有工夫必有  
效驗工夫到極至則便有極至之應學者第患因循怠棄不肯  
實用工夫果怕不到聖賢地位也 茅氏引宋本作延永宋本  
作引今從遺書及葉呂諸本 此言凡事不可預期其效以至  
工夫不專一也 江氏葉氏曰明學聖賢者當真積力久而得  
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葉氏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已故  
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施氏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人能勉於忠恕則有以勝其人  
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人亦各安其本分而平矣故曰忠恕  
所以公平然進德當自勉於忠恕及其極致則見其公平而毫  
無私曲也張氏此見忠恕為立心之本故反覆言之欲人之  
自勉也盡己謂忠推己謂恕人能盡己之心則此所盡者乃合  
乎天理而為天下之公心自此推之使人各如己心而分願各  
得何平如之故忠恕乃所以公平之道也人知為學莫重乎成  
德而德不外此心心之體用不外乎忠恕則欲造其德必自忠

恕始而忠恕之極致則自能公平至於公平兩得是外內合一  
人已乎洽而性之德全矣忠恕顧不重乎哉茅氏無間物我  
之謂公施之各當其分之謂平蓋道本如此也學者不能大公  
而至平惟有盡己之性而推以及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乃  
所以公平也然此非必勉強造作而為之也其道只在造德而  
已造德則省躬克己私欲漸去而自然忠恕矣公平則忠恕之  
盡也公以體言忠也平以用言恕也造德二句所以明首句之  
意江氏朱子曰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  
平言其極則公平也忠恕是工夫公平是忠恕之效所以謂  
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養書樓

夏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葉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  
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溥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  
所謂仁也體猶榦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  
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  
無一物之不受豈非仁乎張氏仁之道至大而難明故程子  
別言之使人知所體驗也蓋仁之為道取數多而旨各有當若  
總而論之只消說一箇公字而仁之旨已無餘蘊然公者止是  
仁之理如此耳非即仁也理者其中之條理也其理無所不同  
無所不統無所不貫無所不純無所不覺無事不在無時或息  
皆有公之義故謂仁之道至公則可以公而當作仁則不可惟

其本公而以人體之則身心之間實有所以同所以能統而貫  
所以能純而覺所以能體事能不息方喚做仁故孟子亦曰仁  
也者人也就人身認取所以公便得其所以為仁之旨學者當  
細思之茅氏要音腰做減助反古通用作程子因尹和靖  
有仁者惟公可以盡之之說故云然喚呼也便即也莊子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體猶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體朱子曰體者  
言以人而體公也仁為人心本有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  
此公在人身以上以為之骨子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或以  
體作體認之體者非朱子曰仁為私意所隔纔克去已私則  
仁便流行如水沙土壅壅塞若去沙土則水自流通然遂謂無  
壅塞者為水則不可

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

葉氏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  
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  
塞故能流而澤物 施氏此言公只是仁之理而恕則是仁之  
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公則無私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  
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  
之不愛豈非仁乎故公則物我兼照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  
仁譬泉之源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疏通而無  
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也 張氏承  
上文仁之公而實指其所以推行之妙即所謂體仁也言惟仁

為至公之理所以能體之則於物我之同然者兼照無遺故仁  
則此心本如彼心即當使彼心適如此心所以能恕仁則一體  
之懷有感關切之情輒動所以能愛然則恕者彼我如一因其  
可推之理達其能推之才則仁之施也而愛者滿腔惻隱不忍  
抑遏其情不能不直遂其願則仁之用也朱子有云仁譬泉之  
源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  
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也狀仁之道亦可謂深切  
而著明矣 茅氏朱子曰施是從此流出用是就事上說施用  
兩字移不得惟孔孟能如此下學者極當細看又曰施是推此  
愛者愛是恕之所推者非恕以推此愛固不能及物若中無此  
愛則亦無以為推矣又曰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

發書

見

妙

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以上並伊川語 江氏朱子曰程  
子之言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  
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  
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  
之方矣 仁者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  
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  
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 仁是  
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  
公則仁行不得 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則能體之非  
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  
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

川自謂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  
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 公  
而人體之此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  
好所以程子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  
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  
便流行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水  
便流矣又非是外面別將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如克  
己復禮為仁能去己私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  
天理來放在裏面 永按此數條重人字恐非定說當以後答  
陳安卿一條為正 朱子曰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  
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

養書樓

草

82

已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  
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猶無塵也人猶  
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之明非自外來元來自有光明今  
不為塵所昏耳人心元來自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耳董  
銖問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非體用之體曰公是仁之  
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  
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體字便作體認之體亦  
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體羣臣之體又問先生  
謂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  
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仁  
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曰仁字說得是了但認體

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撑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  
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  
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以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  
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陳安卿問先生謂緊要在人字上淳竊  
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  
不同不必重看緊要都在體字上公如何體亦不過克盡已私  
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則天地生物  
之意常存此所以能恕能愛曰此說得之恕與愛本皆出於  
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  
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仁之發  
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處推那



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  
 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愛水也開之者怨也問  
 施與用如何分曰怨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怨則雖有愛而不能  
 及人也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當怨怨是從已  
 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怨如水之流陳淳問先  
 生謂愛如水怨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不合竊謂仁如水愛如  
 水之潤怨如水之流曰說得是昨日說過了怨是分依那愛  
 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怨是分依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施  
 用兩字移動全不得惟孔益能如此下此等處極當細看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  
 要剛決果敢以進

葉氏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施氏此言為學要剛果以  
 進也人能剛決果敢則勇於進道及到峻處更發憤用力必要  
 登峯造極只見其進不見其止也張氏此言有志為學者不  
 可以無勇也迤邐山勢坦緩處也峻陡急也人之求道務造其  
 極如人之登山必至其巔所謂有志者也然欲至巔必須直上  
 欲造極則必須勇行今之為學者譬如登山麓方其平緩處莫  
 不宏濶其步及到峻險處則遂畏阻而不前多是趨易而避難  
 進銳而退速耳故須剛決而必往果敢而無畏然後進進不已  
 以至於極也學者若能如是將學聖賢必至聖賢猶之登山麓  
 者必至山巔云爾茅氏遺書便止作便遠巡無須是以下九

養書樓

星

子

字疑誤入也今按張子語錄中有之但迤邐下有之時二字濶  
步下有大有走二字峻處作峭峻之處蓋當是朱子刪正耳  
爾雅山足也迤邐行貌峻處即後第三卷張子所謂險阻艱難  
是也但彼以知言而此以行言耳蓋行到峭峻之處大段已是  
用工夫來若于此畏難退步則前功盡棄孟子所謂深造之以  
道正須于此處著力精進過此則有資深逢原之樂矣江氏  
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  
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葉氏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

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  
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言人能真知則必力行也真知事之當為則自不容已何待著  
意故君子莫急於致知至則知之真矣這一時靠他不得  
張氏此亦為急行而不灑落者發也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古人  
有言矣故人口頭傳說動曰要力行然須知人謂要力行者猶  
是尋常淺近話至於所以行之則又不可不知蓋人苟能知一  
切事皆所當為即時為之可也但為之亦自要當平常事方行  
得灑落可久不待另著箇要緊意思一著意要緊便少自然而  
成一箇私心矣此一點急迫不洪意氣能支撐得幾時子不提  
防遂休歇而所行終廢矣故當行則隨時隨力行之不必汲汲

養書樓

皇

200

徒謂要力行也 茅氏既能之能一作有切音砌或讀如字兩  
著意下遺書並有做字子遺書作了今從葉呂本 此為不能  
致知而專要力行者言之朱子曰言必忠信行必篤敬事親必  
于孝事長必于弟自是理所當然何須時時念念存一必字在  
心如此便若難安得久 江氏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朱子曰  
不明道理只是硬行他只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  
私意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  
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謂說力行是淺  
近事惟知為上知最要緊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  
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葉氏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  
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  
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  
也 施氏此教學者以必得為歸宿也學是終身事豈能速得  
豈可半塗而廢果能無時無處而不用力則求至於聖賢之域  
可必得也 張氏此與孔子知不如好節同意但孔子歷言進  
境以示勸程子則歷決其必然以示勉也學以必得為歸如進  
學在於致知豈徒然乎蓋知得此理之妙則自不能已必中心  
喜好覺天下之物無以尚焉既不能已於好便要刻苦用功而  
汲汲以求之既不憚工夫以求之則必能順其所當然會其所  
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離不得行不

盡底事設若不得即負却終身然果能知而好好而求無論變  
故急遽皆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奈何甘自暴棄而以必得者  
讓聖賢獨得耶 茅氏好並去聲 學是終身事見不是取效  
且夕稍有不得而遂止者也學者優游漸積弗使有間自無不  
得之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  
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葉氏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  
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苑氏程子又曰今之學者  
有三弊溺於文詞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弊則必求歸  
於聖人之道矣 張氏此程子歎學術之目分也言古之時學

重為已務求實得止有儒者一途舍儒而外有異端而已今之  
學者多務為人學遂日滋學術已分為三而異端尚不與焉其  
一溺於文詞徒富麗為工務以悅人曰文章之學其二牽於註  
釋尋章摘句不觀其大曰訓詁之學其三乃為言坊行表求修  
已治人之要而曰儒者之學夫自文章訓詁之弊興而儒學幾  
於間淡無色拘迂而不槩於時矣然欲趨大道之歸舍儒者之  
學斷斷不可吁學術多岐今日之所當辨者又不徒異端矣有  
志衛道者可不卓然以振興儒術自命乎 江氏朱子曰此切  
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  
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抄

葉氏人所以參天地而竝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  
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  
物也 張氏文以載道也後人習氣大盛富麗相誇而不知其  
去道已遠故程子每言詞章之病或者疑文章亦儒者事因問  
作文害道否而伊川直應之曰害也蓋斯道之大洋洋優優包  
含無外充塞無間學者日用性情當使廓然大公無息不是天  
理流行方能與道為體何沾沾文詞之足云凡作文之法心思  
不專於其中則不能極其工巧若專一著意於是則氣拘神滯  
志趣已局限於此卑隘甚矣又安能剛健含弘與天地同其大  
雖有詞章亦當前快意適觀而已故尚書曰玩物喪志言玩弄  
外物精神馳逐心志便不寧而喪失矣文亦物也為之而字飾

句雕留戀不舍非玩物而何夫以覆載同量之性情而遂以文  
詞自小之亦可笑之甚也已 茅氏此劉安節問也 喪去聲

書周書旅葵篇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  
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  
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葉氏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

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銜文辭務

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也心齋說見

莊子 張氏與叔名大臨程子弟子因上文言為文亦玩物遂

引與叔詩以明其不誣也癖偏滯之病也俳俳優伶人之屬也

心齋澄其心若齋時也莊子言顏子心齋坐忘與叔實用其語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癖文至相如始類俳蓋學如元凱稱博洽矣而義理不克物而不化方成結癖之病文至相如艷麗極矣而道德無闕華而鮮實始類俳優之輩均無足貴也繼之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言為學而立聖門中別無要緊事所愧未能涵養性情只輸顏子之心齋而養到耳與叔之詩如此可見古之學者性情為重惟中和之養是務其他雜博藻麗皆不屑學今為文者舍自家性情不養專務尋章摘句塗飾美觀以媚悅人之耳目既掩抑其性情而粧綴以博觀聽其與俳優之修飾聲容取憐於人者相去幾何夫人而為俳優喪志已甚為文者類是宜其為與叔所譏也茅氏俳音牌

齋側皆反齋下葉呂本無此詩甚好四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古一作昔此以上明作文之害道也呂與叔名大臨學于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淳夫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元凱見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人作子虛上林等賦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心齋見莊子養生主篇按呂與叔詩上蔡語錄呂氏童蒙訓中並有之但互有異同謝錄始作反事作伎輸作傳氏作子呂則學作文方作徒文似作賦若始作止獨立作惟有輸作傳姑附記以備參考

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葉氏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  
問者曰文既若是之弊是亦不足學矣古之人亦曾學此否伊  
川曰文者道之華也道乃文之實也有其實而華自見故美而  
可傳如六經是也人但見六經皆聖人所定便以為聖人亦作  
文不知聖人全體皆道其見之文者亦描寫發揮其胸中所蘊  
蓄之理而性情流露自然有條理次第而成文章耳孔子有云  
有德者必有言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理固然也六經之文聖  
人豈必先學之而後作而傳之哉 茅氏以為之為亦作謂亦  
攄之亦一作只攄抽居及耳一作章 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  
春秋為六經後凡言六經者放此 此以下總以明古人非學

為文之意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

葉氏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

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

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張氏問者又曰文

苟不足學則古來當無復以文擅長矣而聖門子游子夏獨以

文學著稱何也伊川曰游夏之稱文學乃其天資英秀學問淹

通凡所著述皆斐然可觀不覺其才華之長乎此耳亦何嘗秉

筆構思計工拙追時好欲以詞采表見於當世耶其不得以游

夏藉口亦明矣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

也

葉氏說見賁卦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謂人倫禮樂之  
 文 施氏此言文章之學害道也胡敬齋曰程子以詩文害道  
 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為道之害若道義  
 發於詩文又何害之有不合他專心致力於此務期於工巧便  
 與聖賢為己之心不同於聖賢為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  
 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詣必不止此然則聖賢  
 工夫如何做即程子所謂惟務養性情是也 張氏此又引易  
 賁卦彖傳之詞以明所謂文者非必如今人所學也蓋天下之  
 燦然有章者同謂之文如陰陽交錯自然之理乃天之文也君  
 子觀之而可以察四時之變文之變化孰加焉人倫條理各止

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文之整齊孰  
 加焉此豈詞章之文所可同日而論哉蓋大文不假安排至文  
 非關粉飾即六經之文亦是如此故能與天地為昭與人道終  
 始也自非知道者烏足語此自非知文者亦烏足語此彼沾沾  
 著作爭奇於字句間者亦徒勞矣志氣既卑意旨亦薄文辭愈  
 多義理愈晦願當世學者慎毋輕弄筆墨而以文害道也 茅  
 氏說見賁卦 江氏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 朱子曰貫穿  
 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  
 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  
 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  
 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道



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葉氏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施氏此程子開示學者最切要處。即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工夫。要玩須用則在四字。則知二者不可偏廢。故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張氏此示學者以徹始徹終工夫也。凡人為學。先求其靜。然後心思纔可用。然徒主於靜而不疊疊於學。恐無以盡天下之無窮。而本然者亦無所據。以為安。此涵養進學二者之功。廢一

不可也。但涵養非守寂之謂。須祗畏以一其內端。莊以肅其外。則此心常存。可以為事物之主。進學亦非憑虛可得。在乎即物以究其極。隨物以會其通。則此心漸徹。有以全其本明之量。此君子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相須並進。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亦是如此。茅氏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又曰。下須字在字。便見得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朱子曰。人能于此二者用力。自然此心常存。眾理昭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又曰。獨不言克己者。蓋敬則自無己可

致

克如誠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耳初學則須是三者工夫都到江氏朱子曰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方有向成之期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須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此二言者體用

本末無不該備敬克已致知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是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如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拒盜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譬如將息克已譬如服藥去病能純於敬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葉氏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施氏以道

為志便要做第一等事以聖為志便要做第一等人故為學以  
立志為先不如此立志便是自小便是自棄可不勉乎 張氏  
天地間道只有一箇道無不當盡之理人亦只是此等人無可  
以不全之量故學者切莫將第一等三箇字看得曼絕不可到  
甘讓與別人我不妨做第二等此無論後來能做第二等與否  
才如此說便早將本分第一等丟却了非自棄而何雖其欲做  
第二等猶與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有別然試思此第一等誰  
做得誰做不得讓而不做即是自謂不能其果於自棄一也故  
言學便當以道為志道原人人所當盡也言人便當以聖為志  
聖乃人人所可為也夫道者第一等事也聖者第一等人也然  
道之於人不論等也聖而盡道亦曰人也何多讓焉有志者其

勉諸 茅氏差音雖 因門人問學者須志于大如何而程子  
告之以此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說見孟子楊氏曰以聖人  
為志猶學射而立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立中若其  
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 愚按程子此條為  
人之意可謂深切臨事觀書常存此意工夫自然勇猛不至因  
循荒廢矣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  
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葉氏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  
皆合於義自反無媿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  
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張氏此程子恐人以敬為專是

主靜而流為寂守之學也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是疑孟子  
言必有事者或是當用敬以持之便是有所事也程子言敬者  
主一無適乃是涵養一邊事有事雖不離敬而必有事焉須用  
集義工夫蓋隨事合宜積累以獲此心裁制之安方是有所事若  
只知用敬空洞洞把持在此不知就事物上體察其所當然之  
理却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 茅氏是涵養上遺書  
有只字須用遺書作須當 必有事見孟子必有事焉即目前  
尋前舉動皆是敬兼動靜而言則有事未嘗不用敬也觀論語  
所言敬事執事敬之類可見若以敬為有事專守此心易流入  
空虛無用之學故程子特辯之如此涵養之敬就無事時言之  
只知用敬則是都無事也而以集義為事則敬自在其中 問

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朱子曰五色養其目聲音  
養其耳理義養其心皆是養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葉氏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  
心之別 施氏涵養此心正為集義根本集義是事事皆合於  
義也必以集義為事而敬為之主則自反常直行無不愜浩然  
之氣所由以生也然義雖在事上而裁制則在心故曰中理在  
事義在心程子要人集義又恐人以義為外也 張氏此程子  
懼人以義為在外故因問義而分別言之或疑義之得名莫是  
凡事所行皆中乎理之謂否程子言所行中理乃是就事上論  
若第以此為義不將有外義之意乎須知義者吾性中本有之

理故事得宜而心安心有所以宜之則然後能裁而制之使得其宜則義實在心然則以心之義處事事乃無不中理似可合內外以言義而究竟中理處止可言事而所以中理之義乃在心也 茅氏中並去聲 朱子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便有揀擇取舍 江氏問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程子之論每以有事於敬為言何也朱子曰孟子之學以集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敬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 問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

其心皆是養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來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惰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義莫是中理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 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葉氏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竝進相須而相成也若止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焉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張氏此與明道先生之言敬義意同或問敬與義其用既不同則二者必有分別而後見其不同也伊川言敬與義原自不同安得無別敬乃用力字是吾身心本當斂束持己之道則然耳義則凡事原有是非吾心處之便知有是有非順乎至是之理而行是乃所以為義也若只守一

箇敬字以為學問之道已盡不知去事上更用集義工夫則是身心間都無一事何所著落不將與致虛守寂者等乎學者當早辨之茅氏朱子曰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此二者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朱子曰敬有私敬有活敬若只守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塞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

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葉氏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施氏此言居敬集  
義工夫並進不可偏廢也敬就心言義就事理言故敬為心之  
主持已之道也義為事理之宜事有是非心裁制之使順理則  
義在心也故不可只守一敬字而不知集義也  
張氏承上文  
守敬不可不知集義而就孝一事以明其當然也蓋言敬者乃  
所以為集義地非敬而集義即在其中也且如子之事父當孝  
是子所當敬守者孝道也然孝自有孝之所宜亦隨事有義也  
不成只敬守一箇孝字便可以事父而無憾須是知吾所以行  
乎孝者自有道焉於是隨時隨處小心體貼凡所以隨侍奉養  
者當如何盡物如何盡志所以冬溫夏清者當如何得宜如何

無曠方有所循以敬行吾孝焉如此之類皆孝中之義所當集  
者體之然後孝道可無愧也即一孝道而敬義之辨已明集義  
之功顧不重乎  
茅氏清七性反  
此申明上文不可不知集  
義之意不成宋人語錄中每用在句首作反決之辭亦當時方  
言也侍奉如服勞奉養之類冬溫夏清見記曲禮上篇溫以致  
其煖如溫被之類清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  
王伯厚曰丹書  
敬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蓋予以集義為本程子以  
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按葉呂諸本  
自問敬義何別以下別為一條今從遺書及宋本併之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葉氏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施氏一念為名便是假故務實者只是闇然潛脩為已而已無所為而為也 若有所為而為則是一點利心大本已失更學何事乎 張氏此程子欲人務實而戒人以慕名之失也學期有得不務實則浮而無據安能有得故須是專務著實而無半點為名意思方是聖賢之學蓋務實則心皆實心行皆實行工夫皆實工夫著為已乃能上達而處則有真學問出則有真事功一有近名之意亦偽焉而已立意既差大本已失勿謂不學即學亦一齊差却更濟得甚事人多謂名原是清潔一途還屬好的與利之汙濁不同不知為名與為利意象之清濁雖分而有所為而為總以便其人欲之私立心則一也此與莊子為善無近名詞若

相類而旨實不同此欲人之務實彼第欲免人之忌而已本領既差立言亦別又不可以不辨 茅氏須是下宋本有要字是偽之是呂本作為為並去聲 因門人以子張問達為問而王之以此也大本節指上務實而言萬事皆從實理以出而人之為事亦必心無不實而後可以有成故曰大本觀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大本意自明今既為偽則大本已失雖有所事皆虛妄耳 朱子曰為學是分內事纔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也又曰雖所皆善但有一毫欣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也 江氏朱子曰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	月不	然少	之難	些少	歷久	然無	因孔	月至	乎仁	葉氏
心之	違仁	戇亦	言也	私意	純粹	雜無	子稱	焉者	之全	仁者
德心	如何	讀如	茅氏	則心	所謂	間孔	顏回	總是	全體	天理
不違	而程	多少	少如	德不	不違	子稱	不違	纖毫	矣	之公
仁者	子告	之少	字謂	純非	者只	回三	仁而	私意	施氏	心德
無私	之以	或讀	微有	渾然	是私	月不	切言	為害	顏子	之全
欲而	此	如稍	私意	之本	欲淨	違仁	所以	也故	克已	也有一
有其	江氏	者誤	不甚	體去	盡無	乃其	為仁	工夫	已功	毫私
德也	朱子	周伯	多也	仁便	纖毫	克復	之體	只在	深故	意介
	曰三	溫問	漢書	遠蓋	之為	功深	也仁	克已	無纖	乎其
	月言	回也	王陵	甚矣	累耳	故此	者天	張氏	毫私	間則
	其久	三	可	仁道	若有	心能	理渾	此	意其	害
									餘日	



